次文化堂

Canada Hong Kong Library
3 1761 08040439 5

彭志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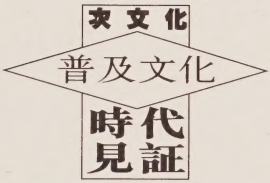
【正字正確】

語言・文字・訓詁・歷史・哲學・生活・風俗・社會・政治・宗教・文化研究

普及文化

作者簡介

彭志銘 次文化堂社長，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碩士。曾任製片及編劇。近年專心搞出版，辦過《次文化月刊》及《漫畫讀物》雜誌。著作有《黑俠》漫畫及小說、《次文化語言．香港新方言概論》、《寫在天地蒼茫時》、《獨坐荒堂》、《私人照相簿》、《窮孩兒．貴州行雜記》、《心靈酸辣湯》、《正字正確》、《正字審查》和《小狗懶擦鞋》。


次文化
普及文化
時代
見証

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
in 2024 with funding from
University of Toronto

https://archive.org/details/31761080404395

次文化普及文化叢書

普及文化系列之一四五

正字正確

彭志銘⊙著

次文化堂出版

RICHARD CHARLES LEE
CANADA HONG KONG LIBRARY
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ies
130 St. George Street
8th Floor
Toronto, Ontario Canada M5S 1A5

——次文化普及文化系列⑮

正字正確

作　　者：彭志銘
社　　長：彭志銘
出版顧問：史亦書
執行編輯：李子翹
美術編輯：寧采臣
封面設計：原秋白
出　　版：次文化有限公司
地　　址：九龍彌敦道612-618號
　　好望角大廈10樓1009室
網　　址：http://www.subculture.com.hk
電　　話：27805625
印　　刷：次文化堂
總 經 銷：次文化堂
出版日期：2006年7月初版　2008年1月四版
書　　號：SCB432
ISBN：962-992-136-7
定　　價：HK$50

©二〇〇八年　版權為次文化有限公司所有，嚴禁作全部或局部翻印、複印、轉載或其他用途。

＊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、裝釘錯誤，請寄回本公司更換。

自序

人生憂患識字始

這本小書，是我在《蘋果日報》和《AM730》每日一字地結集而成的。

語言，是人類溝通的主要工具，是思想的有聲表達。文字，是呈現語言的符號，是人類思想、智慧、歷史和文化的無聲紀錄。

一個地方的語文，反映出該處的文明文化和質素。

有怎麼樣的文化，就有怎麼樣的民族；有怎麼樣的民族，就有怎麼樣的文化。因果互為，掩藏不了！改不得！

國家的文化歷程，是人民推動的，只有無知的政權才會插手干預。

看着近代中國文字改革的種種反智行為，心裏怎會舒服，怎能不痛！

我每日一筆一筆的逐隻逐隻正字講解，就是希望將大好的中華文化寄存下來，雖然，其中有不少是「已死」的，但尊重自己國家的文化，比叫「愛國」口號，更為重要。

此外，還要話畀一班香港老師知，請勿隨意亂將自己未見過，同唔識的字，就當係「廣東字」，大搞文字階級和歧視，愚己誤人。

當全球各國積極保護自家方言的時候，中國卻不斷有人提出殲滅方言的構想，真白癡。

方言，是維繫一個群族凝聚力的免費能量，不好好珍惜，反而要出力打壓和破壞，唔知驚乜？

被誤指為「廣東字」的字，全是有根有據的中國漢字，每隻字背後都有它的故事和內涵，不要因你少用，或唔識，就將之收編為方言字，當殺父仇人般看待。

為了方便大家閱讀，我間中要用「俗寫」解釋，請勿見怪！

曾有讀者來信說我講得不夠深入，我認㗎！因每日二三百字的拙文，絕不會是精細的學術論文吧！講真，我也沒能力打造哩！

我只希望大家看到我這些筆記式小文後，誘發出對中國文字／文化的興趣，自己再去探求，繼而思索自家民族的文化，做個有獨立思想的人，唔再俾人老點。

這本書指出別人錯處不少，相信，我的錯漏也很多，希望得到你們的指正，歡迎來信，或電郵：cmpang05@.yahoo.com.hk。

目　　錄

自序——人生憂患識字始

衕 3

滒 4

蹸 5

骬 6

甂 7

膋 8

𢍰 9

郇 10

毅 11

㞙 12

壆 13

𠥃 14

芡 15

耷 16

埯 17

煲 18

屖 19

竉 20

嗀 21

腏 22
曧 23
踬 24
戻 25
櫼 26
瀡 27
皁 28
柀 29
鷩 30
膼 31
骲 32
咢 33
扚 34
擗 35
坺 36
招財進寶 37
䭔 38
[illegible] 39
市 40
丙 41
膱 42
腯 43
臬 44
甄 45
涫 46

熝 47
心 48
墼 49
臊 50
疨 51
嬻 52
胺 53
槷 54
湴 55
撏 56
甄 57
跴 58
捋 59
瓳 60
伶 61
忇 62
竇 63
頭 64
悈 65
ㄐ 66
劉 67
眘 68
戚 69
沘 70
跌 71

髡 72
敲 73
戳 74
捂 75
雰 76
眵 77
魔 78
歃 79
倀 80
眅 81
矗 82
屐 83
倀 85
睼 86
罷 87
讙 88
諜 89
窖 90
敕 91
骰 92
頌 93
撵 94
挛 95
靶 96
膺 97

冚 …… 98
撳 …… 99
揞 …… 100
銖 …… 101
蔕 …… 102
掕 …… 103
𢫦 …… 104
諢 …… 105
畀 …… 106
宂 …… 107
扤 …… 108
鬻 …… 109
弸 …… 110
鹼 …… 111
還 …… 113
闢 …… 114
俙 …… 115
㒓 …… 116
茅 …… 117
蝨 …… 118
沓 …… 119
潭 …… 120
啍 …… 121
蹳 …… 122
拪 …… 123

蝦 124
橇 125
菂 126
僊 127
迮 128
䞋 129
落 130
孵 131
鍉 132
䀹 133
劇 134
蕢 135
䑶 136
伆 137
跖 138
躈 139
匹 140
譊 141
鬀 142
欶 143
盥 144
邅 145
苴 146
崽 147
煩 148

唅 149
嚼 150
慁 151
凝 152
齝 153
丐 154
沮 155
舵 156
頡 157
幷 158
苧 159
由 160

正字正確

衒 粵演

凡一切「認叻[1]」、「扮醒目」、「懶巴閉」地炫耀自我者，廣東話皆稱為「演嘢」。

「演嘢」之「演」字，正寫為「衒」。

「演」，是有「學習過的表演」，而「衒」，則多是貪功好名、無料死充，及愛出風頭的表現。

由於「演」與「衒」的音和義近同，加上「演」字的曝光率較高，故大眾誤將「自我吹捧的衒嘢」，寫成「演嘢」。

香港大部份粵音字典，皆把「衒」字注音為「眩」或「願」，卻不知是「演」，所以，我才「被迫」在此曬料，show quali，將本文作為第一章，就是立心衒嘢！

註[1]：「叻」是「聰明能幹」之意，但此「叻」字，是個錯字，正寫在第62頁，請揭看。

滆 粵窩

茶餐廳有一道菜「生雞蛋牛肉飯」，香港人稱之為「窩蛋牛肉飯」。

「窩」，是「鳥獸昆蟲的巢穴」，另有「藏匿」和「凹陷處」的意思，所以，令人以為「窩蛋牛肉飯」是因「生雞蛋窩藏在牛肉飯的凹陷處」而得名。

「窩蛋」的「窩」字，是不對的，正寫是「滆」。

「滆」，讀音「窩」，是「多汁、柔滑和黏稠」之意；當煎蛋未熟，仍帶有黏性糊狀時，就叫做「滆蛋」。

順便在此一提，我們在茶餐廳叫「滆蛋牛飯」時，「牛」字要讀陰上聲，唸作「嘔」，請小心！

蹓 粵騰

廣東話裏，有一個動詞，指一個人四出走動，無時停者，稱之為「騰」(注音)，例如「周圍騰」。

「騰」字的解釋，是「奔跑」、「跳躍」，含有「活動不停」之意，引申為「到處奔波」也。

當大家認定這個「騰」字，是「周圍走動」的正字時，我在此告訴你們，「騰」字是錯寫，正字是「蹓」。

「蹓」，粵音「騰」，是「行貌」，即「走路的樣子」，又可寫作為「膯」。

日本男人多用「XX佐滕」為名，香港人卻創作了一個「日本首相」，叫做「左膯右蹓」，用來謔說一個人急忙地「踱來踱去」的狼狽相。

髂

粵 哥

我為了研究廣東字，除了翻古書、查字典外，更多胡思亂想，例如：我哋廣東人為何叫「膝頭蓋」做「膝頭哥」，而不叫「膝頭弟」的呢？

那片鏟形的膝蓋骨，醫學名稱是「髕骨」(「髕」，本作「殯」音，俗讀為「賓」)，香港人叫它做「菠蘿蓋」。有說「膝頭哥」的「哥」音字，是「蓋」字變音之轉，我才不服氣，終於查到，正字是「髂」。

「髂」，音「哥」，解作「膝上骨」，即「膝蓋」也。

搵到「膝頭髂」的正寫後，又胡亂想起小時候，聽過一句童謠：「你唔好呃我膝頭髂唔食辣椒醬」，何解係膝頭髂唔食辣椒醬，而非手踭的呢？知情者，請賜教！

後補：有說，那句「唔好呃我『膝頭髂』」，原是「細佬哥」，你話呢？

𠰁 粵邊

隆冬時份，氣溫驟降，寒衣出籠之際，火鍋店便會生意滔滔。

看電視新聞報導，每逢北風襲港，那些記者除了講述途人衣着加厚外，就一定採訪食肆，說多了人打邊爐，有若掛起風球時，必到岸邊拍攝水面情況，十年不變，沒新角度。

將生肉往沸水裏煮食，臺灣與大陸皆稱之為「吃火鍋」，香港人則叫做「打邊爐」。

圍着火爐邊煮食，還不是「打邊爐」？誰不知，這個「邊」字是錯的，正字是「𠰁」。

「𠰁」，音「邊」，是「闊口食盆」，煮食之器皿也。

「打𠰁爐」，就是用闊口食盆圍爐煮食也。

平常不留心身邊事，只會十年如一日的了無新意，虛渡光陰。

膋 粵柳

老友！你們去M記[1]食嘢，有沒有食過魚柳包？又或去日本料理食蟹柳麵呢？那麼，你們知不知「魚柳」和「蟹柳」的「柳」是甚麼東西呀？

餐牌上的「魚柳」、「蟹柳」那「柳」字，都是俗寫，正字是「膋」。

「膋」，音「柳」，是「肉」字部首，而非「月亮」的「月」字；「膋」本是腸部的脂肪，後來泛指體內脂肪，又可寫為「膫」。

「膫」，查字典，是解作「牛腸的脂肪」，而「膋」則沒有特定指定是何種動物的脂肪，此乃兩字之分別。

下次，點菜前，應認清楚自己食乜嘢，那是終生學習的一個方法，也是生活趣味的一種，不妨一試。

註[1]：M記，又叫麥記，即麥當勞也。

手拜 粵爬

有讀者來信，問點解「竊取他人身上財物」的「小偷」，即「扒手」，又會叫做「三隻手」？

一般人的理解，應是「扒手」犯案時，在神不知鬼不覺間，伸出了「第三隻手」去做世界，因而得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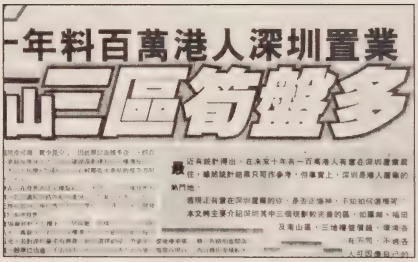
中國人造字，形、聲、意俱有考慮，用三個「手」字砌成的「𢪏」字，就是打人荷包、扒人錢財的正寫字。

《清稗類鈔》有解釋：「滬人呼翦綹賊曰𢪏手，猶言扒手也。」

現今，所有人都將「從別人身上摸取財物的小偷」，寫為「扒手」，原來的「𢪏」字卻成古董死物，這是文化流程中的一個自然現象，無分對錯，毋須痛惜，只有接受。

郇 粵筍

樓市興旺，我們在地產舖櫥窗，或雜誌特刊上，常見到有樓盤廣告寫着「筍盤」二字。



「筍盤」，是香港人發明的辭彙，即「定必令人萬分滿意的樓盤」，尤其是指價錢方面而言。

這個「筍」字，原是「竹的嫩莖幼芽」，並非正字，「好東西」的「筍嘢」，正寫是「郇」。

《漢語大詞典》有「郇公廚」條，說唐代有個韋陟，襲封為「郇國公」，性格侈縱，愛研究美食佳餚，有「郇公廚」的美譽。

此外，另外有一條「郇箋」，說郇國公教侍妾寫字作詞，若出眾者，郇公會於箋上署名讚許，故後人以「郇國公的東西」(郇嘢) 喻為「好嘢」也！

本文這篇「郇」唔「郇」呀？

殺 粵篤

背後講別人壞話，說是非、告密狀、放冷箭的行為，坊間稱為「篤背脊」。其實，那「手指指」的「篤」動作，正寫是「殺」。

「殺」，音「篤」，由「豕」和「殳」兩字合組而成。

「豕」，粵音近「碌」，是「豕」字加「一點」。「豕」，音「始」，是象形字，即「豬」也。

「豕」字含有「出擊」的意思，若用「口」擊的，是「啄」；用「木」敲打，便是「椓」(音「啄」)。

「殳」，近音「柱」，本是古代一種以竹或木制的無刃兵器，後引申為向前「刺」的意思。

「豕」和「殳」加起來的「殺」，就是向前出擊刺人！古語有云：「直擊為殺，橫擊為打」。

「殺」，不一定解作「攻擊」的，例如「指天殺地」(即胡言亂語) 便是這個「殺」了！

屎 粵篤

前文，講了「手指指」的「殺」字，現再介紹另一個「篤」音的字。

廣東語裏，有一個解作「最後」、「最終處」、「最盡頭」的「篤」音字，正寫是「屎」。

「屎」字，從「尸」字部首。「尸」，音「師」，是「屍體」的意思，與「屍」字通，引申為「身體」。

在「尸」字部內，可以找到很多與身體有關的字，例如這個「屎」字。

屎，也可以寫成「肛」，是身體的最盡處，即「屁股」也。

粵諺語有說「打爛砂盆問到屎」，這個「屎」就是「最底處」之意，而「問到屎」的「問」字，只是個諧音字，正寫是怎麼樣的呢？下一篇文話你知……

璺 粵近音「問」

粵諺「打爛砂盆問到屎」(「屎，音「篤」，最底部的意思)，是來自一句歇後語：「打爛砂盆——璺到屎」。

「砂盆」，即用沙土燒製成的煮食器皿，北方稱之為「砂鍋」。

砂盆打破前，所出現的裂紋，叫做「璺」。

「璺」，是古字，近音「問」。漢代揚雄著的《方言》有說：「秦晉間，器破未離謂之璺」。

打爛的砂盆，其裂痕會由缺口直璺到最底部，這便是「璺到屎」了！

中國人愛玩語言遊戲，常將之諧音轉意，遂把「璺到屎」，變成「問到底」！

「問到底」，就是堅持弄個水落石出，追問到底，這也是做學問的應有態度。

匿 粵柄

「匿」，是「隱藏」的意思。

我們說「匿埋」，有兩義：一是「動物」躲藏起來（主動性）；二是「物件」收藏於秘密的地方(被動性)。

《漢語大字典》裏，另一個有「隱藏」意的字，是「匿」，粵音「lay」，但字典的注音，只作「暱」(nik)。「匿埋」，必定用於「動物」的躲藏，即只含「主動性」，而無「被動性」。

小朋友玩捉迷藏的「伏匿匿」(「伏」音「僕」)，又叫「捉伊人」(「伊」，這裏唸作「依」音，解作「他人」)，不少人寫成「捉『依』人」是錯的！「捉伊人」的「人」字，又要讀「因」音。

寫這篇文，是因為「匿」、「匿」或「伊人」全是正規的中文字詞，但現今香港教育下，老師只許學生寫「躲藏」、「捉迷藏」，還說上述的是俗語方言字，不准用，實是活生生地殺害中國文化，故不得不在此以正視聽。

芡 粵獻

香港人做事，講求速度、效率；寫字，也要靈活、簡約，以茶餐廳夥計[1]落單為例，將「檸檬可樂」縮略為「檸樂」不特止，還在單紙上只劃一個圓形的「零」字代替「檸」字、又以「下」字作為「落」，來代替同音的「樂」字。

除了化繁為簡的「記字法」外，香港人又愛用同音字代替「唔識寫」的字，例如將好東西的「郇嘢」、變成「筍嘢」；「殺背脊」寫為「篤背脊」……

本文要講的這個字，就算是筆劃少的，大家卻偏偏棄用，反而愛寫個筆劃多的錯字，將「芡」寫成「獻」。

「芡」，音「獻」，「黏性」的意思。凡炒肉，以豆粉抽油拌之，廣東人叫做「打芡」。這種有黏性的豆粉醬「芡汁」、又叫「豆粉水」。

註1：夥計，舊時店舖的員工或店員，現改為「伙記」。

耷 粵DUP

近年，香港的報紙和年輕人雜誌，愛用廣東字入文寫作，原因很簡單，就是廣東字那種生猛傳神、言簡意賅的獨特性，是現存的「白話文」所無法取代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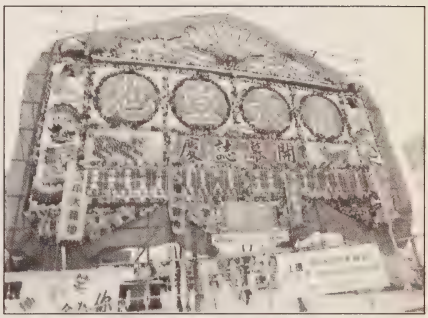
有人經常批評傳媒寫「廣東字」，那是誤會，因所有能寫得出來的字，都可在大型字典或古漢語字典中找到，只不過是大家少用和不懂用，才一口咬定是「方言字」，例如這個「耷」字。

「耷」，近音「答」，也可寫成「嗒」，本是「大耳下垂」的意思，再引申解作「低垂」和「垂下」。

頭圓耳大的「肥頭耷耳」、垂頭喪氣的「頭耷耷」，和倦極渴睡的「眼皮垂下」就是這個「耷」。

保留當地本土文化，是維繫社群凝聚力的最佳方法。

埞 粵笪



前文，寫了一個垂頭喪氣的、「耷頭耷腦」的「耷」字，這兒，講個加了「土」字的「埞」。

我們稱「一大片空地」為「大笪地」，而這「大笪地」一詞的「笪」字，只是解作「粗竹蓆」、「拉船的竹索」或「姓氏」，跟「大空地」毫無關係。

「大空地」的「笪」音字，正寫是「埞」。《集韻》：「地之區處」是為「埞」；「區處」，是「一大片」、「一大塊」的意思，所以，一大塊空地，就是「大埞地」！

現今，我們一講到「大埞地」，不期然地就想到是擺賣平價雜貨的「跳蚤市場」，這正是反映了任何文化都從「俗成」而「約定」，好比大眾只知「大『笪』地」，而不識「大『埞』地」。

煲 粵褒

由第一篇《衒》，至此，每頁所講的字，全是大家少見的生僻古怪字，但本文要講個常見的「煲」字。

「煲」，音「褒」，用作「名詞」時，是「煮食用的器皿」，用作「動詞」時，是「用火煮」的意思，這麼簡單的一個「普通字」，有何好講？

「煲」，是百份百廣東人創造出來的廣東字，連《康熙字典》(1676年，康熙五十五年印行) 都沒有收錄此字；「煲」字的形成，原來是廣東人的借音字。在沒有「煲」字之前，已有個「炾」字，字意與「煲」字一模一樣。

「炾」，是由「缶」[1]和「火」字組合而成，有說此字古音讀「否」，亦有人注粵音「痞」，但傳至廣東時，正正是「煲」音，愛有邊讀邊的廣東人，不懂「缶」字點讀，卻自創個「煲」字代之，故現今，香港作家的大作中，只有「煲」而無「炾」。

註[1]：「缶」音「否」，是古代圓腹小口有蓋的瓦器。

扶 粵富

「扶」，粵音「富」，以前，是不會單獨一個字使用，常見的辭彙，是「扶斗」。

「扶斗」，是一件汲水灌田的器具，直接地說，就是一個舀水的水壳。因撣起水後，要潑出去，所以，這個動作，便叫做「扶水」。由「扶水」，再引申為但凡以手猛力向外一撥者，便是「扶」。

弈棋敗陣而發脾氣，手掃棋盤，一拍兩散，此舉動，便稱之為「扶棋」，即廣東話「發爛渣」的行為之一。

「扶」，這動作，不一定是手的動作，用腳也可「扶」的，例如，睡覺時，腳將被子蹬開，便叫做「扶被」。

竉 粵 爖

廣東人叫「一個孔穴」為「一個『爖』(音)」，這個「爖」音的字，則寫成「窿」。

「窿」，原本不是「穿了的洞」，也不是唸作「爖」，它應讀「龍」音，解作「中央高起，四周下垂」的形狀，即「隆起之狀」也。

那個「孔穴」的「爖」音正字是「竉」。

現今，再沒有人寫這「竉」字，卻多用「窿」代之，其實，這也不可說是錯，因「竉」是個超古舊字，在北齊時(西元550年至577年)出現，到宋朝年間(西元960年至1279年)，已變成「窟籠」了！所以，我們寫作，應要用「活字」，當然，不要將古舊字當作「死字」看待，反之，更要把它們疏扒整理，研究學習，因那是我們文化的起源，理應好好的尊重。

斀 粵積

香港歌神許冠傑的《半斤八両》，有一句：「半斤八両，做到隻『積』咁嘅樣……」究竟，隻「積」是怎樣的呢？何解做得辛苦，就是「隻『積』咁樣」的呢？

有年輕人解說，當年，許冠傑看到啤牌(撲克紙牌)裏的三公(即King、Queen和Jack)之中，那地位最低的阿Jack成日苦口苦面樣貌，而創作出這句歌詞，後來唱到街知巷聞，遂變成了流行語云云。

上述「典故」是不對的，「積」音的正字，是「斀」，古意是「打」和「綁」；《康熙字典》解為「勤苦用力」的意思。

廣東話早有「做到隻斀咁」一語，義取「勤苦用力」，轉化為成「操勞」也！

歌神只是借用同音字，而非原詞創造者！

腋 粵騎

我老友黎文卓出過一本書，叫做《笑騎騎，放毒蛇》，內容講甚麼，我不知道，因沒看過，但書名「笑騎騎」的「騎」字，是個錯字。

「騎」，只是「兩腿跨坐」的意思，與「笑」無關。那「笑騎騎」的「騎」音字，正寫是「腋」。

「腋」，音「騎」，常疊字用，即「腋腋」，是「大笑」和「笑聲」之意。

「笑腋腋」，本來就是開懷大笑，笑到「腋腋聲」也！但經黎文卓這位「香港三字經」創作大師一改後，表面笑口噬噬的歡樂，背後原來可以是好陰險的放毒蛇施毒計，正如我在此笑着的踢爆佢唔識字一樣！嘻嘻！

贔 粵閉

「贔」，音「閉」，甚少單字使用。講這個「贔」字，必然要講「贔屭」這個「連體詞」。

當心情苦惱、問題纏身，沒法解決時，我們便會說「好閉翳」。

「閉翳」是錯字，正寫是「贔屭」(屭，音「翳」)。

「贔屭」是甚麼東西？與情緒又有何關連？

「贔屭」，是中國傳說中，龍生九子的其中一子，貌似海龜，天性愛負重物；我們在寺廟或宮殿門前，常見那隻背上有塊大石碑壓着的海龜，牠就是「贔屭」啦！

因贔屭常負重物而彈動不得，毫不自在，所以引申為「愁困難過」了！

人的知識多了，「閉翳」自然也會減少。

𨀤

粵 近音「奀」

有一娛樂雜誌，派狗仔隊跟蹤城中公子與名模女友到日本遊玩，封面大字寫着：「連體『UN』地鐵」。我有個專門研究英文的朋友（香港人），不明白標題那個「UN」字何解，因他把「UN」讀作「Unhappy」的「UN」音。

「連體『UN』地鐵」的「UN」，是讀ngaun，即只靠腳趾尖支撐用力，腳跟離地，整個身體或腿部，上下不停振動之意；現今中文書面語，是寫成「印印腳」，香港報章有時會寫為「奀奀吓」。

不管「印」或「奀」都不對，正寫是「𨀤」。

「𨀤」，注音為「章刃」切，是「振動」的意思。

「連體『UN』地鐵」，是指上述兩人相擁搭地鐵，在車廂內不斷擺動而已！潛台詞是暗指有錢仔坐公共車輛，即孤寒也！

看香港的娛樂雜誌，要有草根味，否則，看不明！

扱 粵塔

「唔好講咁多，『塔』佢返差館至講！」電影中，常聽到警察演員威武地說的對白。

警察用「手鐐扣鎖」疑人的動作，就是叫做「塔」(音)。

香港的老師不准學生用「廣東字」寫作，如遇上這情況，不用「『塔』佢返差館」，那應怎樣寫呢？「鎖」？怎夠「塔」傳神達意呢？

「塔」音的原字是「扱」，它並非廣東字，隋朝時(公元581至619年)已有此字，解作「門閂」(「閂」音「山」)，即「門鍵」，是舊式木門後面那條橫插木。

「扱」，本是名詞，是關門的「掣」，後變為動詞「上鎖」，這樣的情況，在中文裏有不少例子，如「車」，本是名詞「車輛」，現可用作動詞「『車』佢返差館」(載運)。

每見少用的字，便當是「方言字」，是香港教育的失敗。

櫼 粵尖

《讀者文摘》曾做過一個「最令人生氣」的調查，報告列舉十件「讓人討厭的事」，其中一項是「插隊」。

「插隊」，廣東人稱之為「打尖」。

查最具權威的辭典《辭源》，「打尖」的解釋，是「旅途中休息或進食」，根本就沒有「不守規矩的中途插隊」之意。

看來，這個「打尖」的「尖」，不是解作「插隊」的正字吧！原來，正寫是「櫼」。

「櫼」，音「尖」，是小木楔(音「屑」)。古時，木匠工人，見斧鑿與木柄相接的榫口，有不穩固時，便用小木楔打入榫縫處，使之固定，這便是「打櫼」了！現引申為輪隊時，破壞秩序的討厭事。

灕 粵sir

有讀者來信問「sir滑梯」的「sir」音字，有沒有中文字？

我話你知：係有！

廣東人說「sir滑梯」的「sir」音字，正寫是「灕」。

「灕」，是個古字，是「滑」的意思，與另外一個字，「澦」同。

「灕」，除了是「滑」的動詞外，也作表聲字，如：「吃麵時，食到『灕灕聲』，吞落肚」，此「灕灕聲」不作「sir」音，而是近「削」音。

大家經常來信問我正字點寫，今次，我倒想請教各位，「sir滑梯」的「sir」是「灕」，那麼，「烏sir sir」（「矇查查」）的「sir」是怎樣寫的呢？請賜教！

皁 粵做

「中華書局」出版的《中華高級新詞典》[1]內，「皁」字，只注為：「『皂』的異體字」；在「皂」字欄，才有詳盡解釋，讓人覺得「皂」字是正寫，「皁」是俗字。

異體字的定義，是一字兩寫(或多寫)，無分正副。雖沒對錯之別，但應有古今先後之序。

「皁」，音「做」，解作「黑色」，和「去垢物」(即肥皂)。精研《說文解字》的徐鉉(西元917-992年)注：「『皁』今俗書皂。」即「皁」是原字(即本字)，「皂」是後起字。《辭源》，只解「皁」字，將「皂」通作「皁」。

《中華高級新詞典》又說，「查」是「查」字的異體字，其實，「查」是個錯體字(即錯字)。

要留意的，「皂」字下是「七」字，不是「匕」字，小心！小心字典也會錯。

註[1]：《中華高級新詞典》，劉扳盛編，中華書局，二〇〇四年六月。

皸 粵拆

北風南至，天氣乾燥，皮膚表面破裂，我們稱之為「爆拆」，也有人寫為「爆擦」，不管「拆」或「擦」皆不對。

皮膚皺裂的「拆」音字，正寫是「皸」。

「手」字部的「拆」，是「打開」和「拆散」的意思，沒有「破裂」意。「擦」，是「揩抹」和「兩物相摩」的意思，也不會有「裂開」意。

皮膚分裂，是「皮」字部首的「皸」，而土質物件乾裂的，則要用「土」字部的「坼」。

「皸」字講完，便要講個「爆」字，原來皮膚「爆皸」的「爆」字，正寫是「皴」。

與皮膚有關的，要用有「皮」的字，這就是中國造字的文化，是學問，也是趣味。中國有人曾想過用英文字母拼音字來取代傳統中國字，可見是多麼反智無知，差點摧毀了中國寶貴的文化遺產。

陰騭 粵質

有人問：「陰騭」是何物？

「騭」，讀「質」音，單一個「騭」字，是「公馬」和「定」的意思。

「陰騭」，按《現代漢語詞典》的注釋，是「原指默默地使安定，轉指『陰德』」。

「陰德」，即「暗中施德於人」，又即「陰功」。

查實，「陰騭」的原意，是「上天默言地定下的安排」，正如廣東話的「整定」。

有趣的是，現今人將「陰功」和「陰騭」，由「陰德」的正面好意，變成一個「壞事做盡」的貶意詞，例如：「你做人唔好咁『陰騭』啦！因住留尾箇兩年呀！」又：「佢做得陰公事多，所以，現今抵佢折墮！」

「陰騭」，由「整定」，到「陰德」，變「好事唔做」的轉意，就讓人看到言語更替的生命力，這也是文明進程的吊詭處。

腿過 粵瓜

朋友問，廣東話「腳瓜Long」的「Long」字，有沒有正寫？

當然有！現今，不少人指廣東話內，多是有音無字的「方言字」，這是極錯的謬誤。只要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前的「廣東話」，有九成以上，是「有音有字」的正宗中文，而且，是最有文化的古漢語。

未講個「Long」音字之前，我想先講個「瓜」音字。

「腳瓜」的「瓜」，正寫是「腿」，解作「腿」也。

說來有趣，這本是腿部的「腿」字，卻因是「一大塊肌肉」，而被手臂上的雙頭肌借用（「雙頭肌」，即俗稱的「老鼠仔」）。粵諺有說：「手腿起腰，食嘢唔使畀錢」，靠惡也！

「腳腿Long」的「Long」字點寫？請看下一頁吧！

髀 粵郎

「腳瓜Long」，有人說那長型的「腳肚」，看似「一條瓜囊」，所以稱之為「腳瓜囊」，那是不對的，它的正式名字是「腳腡髀」。

「腡」，音「瓜」，是「腿」的意思。「髀」，音「郎」，本是「股內之肉」，後泛指「肉」也！

「腳腡髀」，就是「腳腿上的肉」，即「腳肚」。

另有廣東俗語研究者說那小腿「腳肚肉」是「膿」。

「膿」，讀「囊」音，解作「囊」或「肥胖」的意思；因腳肚肉肥脹隆起，遂又叫做「膿肚」。

舊時，這塊小腿肌肉，並非叫「腳腡膿」，而是稱為「腳髀肚」。不知，今天的小學生作文時，稱這「小腿肚子」為何物呢？

請代我告訴他們，除「腳肚」外，也可寫為「腩肉」喫！

罗 粵的

在《AM730》的每日專欄裏，曾寫過一個差人「扊個疑犯返差館」的「扊」字之後，有位警察朋友問：「扊」(音「塔」) 是「鎖」意，那麼「『的』個犯人返去」之「的」音字，又有無得寫㗎呢？與「扊」字又有何分別？

「扊」，是由「門鍵」，轉化為用「手鐐」器具，扣鎖犯人的動作。

「的」音之解釋，只是「捉拿」、「押解」的意思，有沒有使用「家生」(音「架餐」) 鎖人？則無贅述。

「捉拿」意之「的」音字，正寫是「罗」。

「罗」，本是「魚觸到網而被困着」，引申為「被捕」和「彈動不得」！此外，「罗」字，又可解作為「繫魚」，即「用繩綁魚」也！同樣，有着「緝拿」和「擒獲」的意思。

廣東話內蘊藏有非常貼題的古漢語，不懂運用，是一種文化損失。

扚 粵的

前文，講了個「罟」字，現再介紹另一個與「罟」字同音近義嘅字——「扚」。

「扚」，音「的」，是「拉開」、「手掐」和「拔擢」的意思。

「手掐」，即「用指甲去抓」，或「摘斷（花枝）」的動作，也是用「拇指點別指，以作計算或暗記」。

「拔擢」，就是「抽起」或「提起」的意思。

「扚」，這個「使用手指」的舉動，常見的，是用手指勾着衣領，搭在膊上之「扚住件衫」；或小孩早上懶床，被媽媽叫醒，跟着「扚佢起身」；而起誓發奮圖強者，粵諺叫做「扚起心肝（做人）」。

雖然，這「扚」字是「用手抓掐」的意思，但也不及「罟」字是從「网」[①]字部首，含「捕獲」意那般貼切，故，這兩個同音字，應有分工的作用。

註[①]：「网」，即「網」字。

擗 粵近音「劈」

工作不愉快，與上司不和，憤然辭工者，香港話叫做「劈炮」。

「劈炮」一詞，來自警界術語，即「自我革職」解。

「劈炮」的「劈」字，正寫是「擗」，近音「劈」(應讀作「一pat泥」的「pat」音)，解作「用手擲下」、「去掉」和「擺放」的意思。

「擗咗對爛鞋」是用手去棄掉的動作，「沒有用手的」有：「擗低個細佬唔理，點得㗎！」

當「擗」解作「擺放」時，有「唔好亂咁擗啦！」

「擗炮」的「擗」，要讀作「劈」。「擗炮」的「炮」，又叫「炮仔」，是江湖背語，即「手槍」。配槍是警察的第二生命，仍毅然擲下，就是向上司表示「辭職」也！後引申到各行業去。

必須說清楚，凡「擗炮」求退者，一定帶怒氣的！

坡 粵pat

前一篇文，講個「擗」字時，將之注音為「一pat泥」的「pat」，立即想起，那「pat」泥的中文正寫——「坡」，就是了！

「坡」，本是耕作時，最初翻起的一土塊，即「一坡泥」，但不知從何時起，在廣東話裏，卻變成一團有黏性及帶水份的糊狀物體，例如漿糊、鼻涕、都可用「坡」字來形容：「一坡漿糊」、「一坡鼻涕」。

由於這「坡」和稀泥的東西，多指「沒有用」的「廢物」，所以，香港話罵人「懶」、「蠢」、「不長進」和「廢廢哋」時，就說是那人「成坡嘢咁」！若要罵得更盡更不留情面的話，便會說成「一坡屎咁」！

粵招財進寶

中國人過年，會在牆前門頂處，貼上吉利字句，廣東人稱這些寫有好意頭的「紅紙」為「揮春」。

「揮春」，有別於「春聯」。「春聯」，是體積較大的一副對聯，而「揮春」，又名「春條」，本是利用在寫春聯時的多餘紙邊，裁下窄長條，廢物利用，多寫幾句吉利語。現今，則用整張紙剪裁的了！

「揮春」，多是長條形，及用四字詞，可橫可直貼，但也有作菱形(即四方形打斜)的張貼。

菱形「揮春」內的字，少有正正經經的書寫，反而，會將幾個字合併成一個美術字呈現出來，這叫「合體字」，大陸稱為「團結字」，最常見的，是「大吉」、「黃金萬両」和本頁標題的「招財進寶」。

餈 粵堆

每當新年前夕，各家各戶都會忙於籌辦年貨，準備賀歲事宜。

中國人的傳統習俗，會在過年時，自製應景糕點，款客之餘，亦添新春意頭。

賀年食品之中，「煎堆」是必備的主角，正所謂：「煎堆碌碌，金銀滿屋」，又或「年晚煎堆，人有我有」。

「煎堆」的「堆」字，正寫應是「餈」，它是古時的一種蒸餅，到後期，才變成「油炸」的食物。清代有文獻《日本國志 • 飲食 • 餅餌》內載：「以油煎者曰油餈……」。

文字的功能，是記情表意，有「食」字部首和食物意思的「餈」字不用，卻選上「土」字部的「堆」，真大吉利市囉！希望各位看官大佬大姐，認清楚「餈」與「堆」的分別，便從此不再「食泥」矣！

福到

上面這個「福」字，是刻意倒放的，那是中國特有的文化產物，取其「倒」字諧音，變為「到」，寓意「福到臨門」。

中國人過年，事事求吉利，連貼揮春也要講意頭，本是一張裝飾用的紅紙，也賦予精神寄託和期許，是一種得不到的補償？還是力拒現實的半點希望呢？

為了完整夢想的合理性，中國民間習俗的形成，多是有來源典故的，「福到」也不例外，但其出處故事有三數個，現我講最普及的一個：話說明朝朱元璋在年三十晚夜，微服出巡，見有人將福字倒貼，以為人家不滿意他，囑隨從天亮後將該家處置，皇后得悉人家錯貼，是因不識字之故，遂派人將全市門前所貼的福字都倒過來，令官兵拉不到人，救了該家眾命，後來，大家都將福字倒貼，寓意吉祥了！

市 粵是

綜觀全港報章雜誌，至今凡提及「紅封包」時，總是寫成「利是」，那是錯的！只有《明報》正寫為「利市」。

「市」，除了讀「市區」的「市」音外，唸「利市」一詞時，便會調聲為「是」！香港人懶，不求甚解，只愛用同音字，只寫「是」，而丟棄「市」，並認定「利『是』」是正寫。

查字典，「利市」的本意，是「貿易所得的利潤」。北方人將「紅紙包錢」，稱為「紅包」，或「紅封包」，鮮有使用「利市」一詞，遂令到大眾誤以為「利市」(或「利是」) 是個方言俗語。

「利市」一詞，自古有之，漢代已有文獻提及，是「吉利」、「好運氣」的意思。因「市」有「城鎮」、「市集」之意，所以，長輩賜贈「利市」給晚輩，是寓意吉祥順景，利民利國。

最後要提的，當有人說：「大吉利市個你呀！」不要以為人家向你祝福，恰恰相反，那個是賭氣的咒罵語。

丙 粵鏟

中國人愛講意頭，所以，在喜慶日子裏，特別多禁忌。

中國人過年禁忌之一，是不准掃地。歲末年廿八洗邋遢之後，掃帚(即掃把)之類的清潔用具，一律要收起來，到初四後，才准再曝光使用！

清潔工具之一的「垃圾鏟」，更是不容露面的俗物，除跟掃地有關之外，也因「鏟」字，與「悲慘」的「慘」字近音，怎可現眼人間！

「垃圾鏟」的「鏟」字(可寫成「剷」)，本是平底挖土的鐵器，我們用了一百幾十年，相安無事！但語言學家詹憲慈先生寫於一九二四年的《廣州語本字》內，指「垃圾鏟」的「鏟」字正寫是「丙」，還用了大篇幅去引證，那我們應繼續用「鏟」字吖！或改用「丙」好呢？大家點睇？

膩 粵益

中國人過年，多自製糕點款客，用油煎炸的食物，定必少不了！

油器食品擺放過久，會變質變味，那股非酸非臭的怪味，廣東人叫為「油『益』味」(或「臭油『益』」)。

「油『益』味」的「益」音字，正寫是「膩」，從「肉」字部首。

「膩」，音「益」，「油肉腐敗」的意思，再引申為「臭」也！

「膩」味，本來只是指「油膩食物變壞之氣味」，現今，卻轉化為所有熟食變味，皆稱為「膩」咗！

隨着時代變化，以前，過年時的擺設，要直至年十五後才執拾收起，如今的都市人，年初四便要返工搵食，初三晚前，須好好清理處置，否則日後，肯定忙得發臭了也無暇理會。

腩 粵騰

有一廣東童謠：「肥『騰騰』，買『嚿』豬肉去拜神」(這裏的「嚿」字，只是個借音俗寫字，指「一件」的意思)。

「肥騰騰」的「騰」音字，正寫是「腩」，從「肉」字部首。

「腩」，是「豬肥」之意，引申為「肥壯」解。

不講不知，古時，形容牛或羊之體胖，才用「肥」字；而豬隻「肥大」者，則用「腩」字。文字分工精細，怎似得今人辭彙匱乏，一律以「肥」字來指「肉厚脂肪多」！

因「肥腩腩」源自「脂肪積聚」，所以，「肥腩腩」又可以是「油膩」的代名詞；此外，它還很具「彈性」感覺，試閉上眼睛，諗吓中年肥佬腰間那條「士啤軑」[1] (大肚腩)，便心領神會的了！

註：「士啤軑」[1]，是英文spare tyre的音譯字，即「後備車軑」，這個「軑」是個俗字，正寫？請看第156頁。

粿 粵舊

香港人對中國文字的認識，不求甚解，但卻愛自創新字，這樣做，全是為了方便自己。

每遇上不懂寫的字時，就選用同音字，加個「口」字旁，以注音紀事，久而久之，那些注音「假字」，便變成了「正字」，例如，「那些」的「啲」字，「那個」的「嗰」字，搔癢的「唧」字，甚或英文「商標」(mark) 的「嘜」字……

廣東話裏，常說的「一件東西」，港式中文會寫成「一嚿嘢」。

「嚿」字的正寫，是「粿」，本是已煮了的米、麥等乾糧，因黏作一團，而引申為「凡結聚一件者」，皆叫「粿」。

現今罵人為「一粿飯」，即喻「蠢鈍」也！凡事主動的尋根究柢，是不會被人視為「一粿飯」的！

瞚 粵訓

「瞚」，是廣東人自創的方言字，取「訓」音，加「目」字部，與「睡眠」有關。「瞚」字，有三義：「眼瞚」、「瞚低」和「瞚覺」(「覺」在這裏唸「較」音)。

我特意說清楚「瞚」字有三個不同的含義，是因為「標準漢字」裏，與「瞚」字同音同義的，也正有三個，分別是「睏」、「儥」和「瞪」。

「睏」，粵音字典只注音「困」，是「疲倦欲睡」意，即只是「眼瞚」，卻沒有說明有無「瞚低」和「瞚着」。

「儥」，字典只注音「憤」，解作「倒下」和「躺臥」，另含「死直」的意思，亦沒有「眼瞚」和「瞚覺」之意。

「瞪」，是個少見的僻字，《說文解字》注音「印」，解「臥」也！而廣東的《番禺縣續考》卻考證此字為「睡眠」的「訓」音字，並包含有「眼瞚」、「瞚低」和「瞚覺」三義。

不管你認為哪個才是「正字」，但多認識幾個字，和它們不同的定義，對分析事物時，起碼，有不同層次的觀察和解讀的能力，總是好的！

涫 粵管

在報章專欄，寫兒玩遊戲「SIR滑梯」的「SIR」音字正寫是「灕」，及後，收到一位讀者電郵，說其兒子在中文作文時，用了「灕滑梯」等字，而被老師罵說不知所謂。看畢來函，真不知點算好！

廣東人稱「煮熱了的水」為「滾水」。「滾」字，本是「大水奔流」的樣貌，另有「旋轉移動」之意，並特指「液體溫度達到沸點以上而翻騰」。那末，「滾水」就是「熱水」，沒錯的吧！

我小時候，聽大人叫「熱水」，不是「滾」音的，而是「管」，這個「管」音字，正寫是「涫」。「水沸」為之「涫」。

今人一律只懂用「滾水」，而不知有「涫水」，那是文字（或文化）也有成住壞空等流程的自然定律，避不了！問題是我們對文字（或文化）應愛護和尊重，當遇上不認識的，便須好好學習，故在此，我倒想請教那位罵人不知所謂的中文老師，描述玩「SIR滑梯」，不寫「灕滑梯」，應點寫呢？

爝 粵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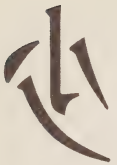
剛講了一個「滬」字，現續講與「『滬』水」有關的四字詞——「滬水淥腳」。

滬水，「熱水」也。沸熱的水淋落皮膚上，粵語謂之「淥」。廣東歇後語有「滬水淥豬腸」，即「兩頭縮」，喻禍不單行，或審時度勢後之臨陣退縮。

「滬水淥腳」，也是歇後語，指「企唔定」，意為「走夾唔抖」！

坊間所用的這個「淥」字，本意是「水淨清澈」，與「灼熱」無關；那個「燙熱」意的「淥」音字，正寫是「爝」，它有兩義；一是「煉」也，即「火燒」的意思；另是「一種烹調方法」。

用滬水爝豬腸，正是烹調煮食方法之一；爝在皮膚上，有火燒灼痛之感，恰恰切合滬水的用意，唯一特別處，是這個「爝」字，來自「火」字部而非用「水」，亦顯示中文字常有的「借意」和「轉注」等功能。



粵「子列」切

有個署名「小朋友」的讀者來信，說他手上的字典，總查不到我所講的字，那是正常的，因坊間的字典，多按學生課程而選輯；此外，香港教育制度下的中文，是狹隘的白話文，不少古漢語被打成方言字，不准使用！

這次，我又講一個普通小字典內永遠找不到的字——「⺌」，這不是廣東自創字，漢代許慎編撰的《說文解字》，已有此字。

「⺌」，注音「子列」切，解作「少」也！這樣的解說，相信大家不知我在講甚麼，換個解讀方法，包你們一看就明：「高啲」(高些少)、「爭啲」(爭少許)、「個啲」(那些)，而報章更常用英文字母「D」，來代替這個「子列」切的「DID」音字，就是「⺌」啦！

我們「少許」地，「一點點」的將那些僻字學習學習，便會比別人識得多⺌享用中國文字那博大精深的樂趣。

磬 粵亨

「磬」，國音為「丘耕」切，解作不可近！單看一個「磬」字，無甚特別，也好似與我們的生活，沒任何相關之處，不值一提！

將「磬」字，擱置一旁，先多講一個「臭」字。

大家都知，「臭」是「穢惡難聞」的氣味吧！發臭的味道，臭得令人不敢近之，宋代古籍《集韻》注為「磬臭」。

中國文化五千年，不少辭彙有倒放現象，那是很普遍之事，例如：「代替」寫成「替代」、「懷緬」變為「緬懷」，廣東人又會將「歡喜」，倒說做「喜歡」等等，所以，古語「磬臭」傳到廣東後，轉為「臭磬」，並加疊字「臭磬磬」作強調「不可近」的意思。

順便一提的，是「臭磬磬」之「磬」字，現被人誤寫作「哼」，以為是個「象聲字」，那是不對的！

臊 粵騷

廣東諺語：「唔食羊肉一身騷」，意謂「沒得到好處之外，反而惹上一身麻煩」。

「一身騷」的「騷」，沒有寫錯字，但它的正字是「臊」。

說「騷」字沒有錯，卻又說另有正寫，似乎有點思覺失調。非也！只不過，「騷」字古意，可通「臊」。

「臊」，音「騷」，本是豬狗脂膏的臭味，引申為種種「腥臭味」。「騷」字，除與「臊」同義外，它更另特指為「狐臭」之臭味。

當一個女子，被譽為很有女人味的「風騷」、或說很有「騷味」時，是一種讚許吖？或是一個隱喻之諷刺呢？

最後，要搞清楚的，是「唔食羊肉」，應是「一身『膻』(音「煎」)」，因為「膻」(通「羶」)，才是真正「羊的臊氣味」。

疘 粵蝦

二〇〇六年初，在香港舉行的馬拉松長跑，有四萬多人參加，卻因空氣污染嚴重，導致近五千人不適，即八個參與者之中，就有一個出事，可見香港的空氣污染問題是何等嚴峻呢！最不幸的，還是一名哮喘病患者因而喪命！

哮喘病患者呼吸不適時，氣喘急速之狀，廣東話叫做「牽疘」。

「疘」，音「蝦」，是喉病的一種，也可寫作「瘕」。

「牽疘」，又叫「扯疘」，源於呼吸不順暢，要大力「扯氣」，而「牽」有「拉扯」意，遂得通用！

現今，病毒變種，「疘」病再也不一定是古意之喉病矣！若有人因鼻敏感、肺弱、肺氣腫等病而產生扯氣現象，也算「牽疘」。

孻 粵盞

有讀者電郵來問，「質好而又便宜的」，會叫「好盞」，有趣的人或事，又會說成「盞鬼」，究竟，「盞」是甚麼一回事呢？

但凡「稱心如意的美好事物」，廣東話皆以「盞」(音)去形容的，原來，此「盞」音的正字是古漢語：「孻」。

《說文解字》對「孻」字的注釋，是「白好也」，即「色白而美好」的意思，後引申為「好也」、「美也」！

廣東人講話，多愛加個「鬼」字作不必要，但卻有加大力度的形容詞，例如「好開心」，會說成「好『鬼』開心」，又或「好難食」，就是「好『鬼』難食」；所以，說「好孻」(即「好好」)時，便變成「好鬼孻」，即「好上加好」也。

同時，廣東人又愛將說話倒裝說，「好鬼孻」遂講為「好孻鬼」！而「孻鬼」後來演變成「得意有趣」的「可愛」之代名詞，這也是語言文化隨着時代變更之見證。

胺 粵壓

讀者電郵說：普通話說「尿味」為「臊」，廣東話說「尿味」為「壓」嗎？

我的普通話，普通過普通，今天才知道粵音讀「騷」的「臊」字，原來是內地人的尿味！

廣東人稱尿臭味，叫做「胺」。

「胺」，音「壓」，舊字典會解為「肉腐敗變臭」，新字典，二〇〇四年版的《中華高級新詞典》，只得一個注釋：「有機化合物的一類。是氨的氫原子被烴基取代而成」，粵音作「安」。

我手上有幾本研究粵音或廣東方言的古老專書，都考證「胺」唸「壓」，是「尿臭的氣味」。

不少讀者來言說他們手上的字典，經常找不到我介紹的字，原因，就是香港版的字典，即使是甚麼「高級」的，「粵音註音」的，也只不過是按內地官方對中文字的規範而編選，有不少傳統廣東文化，隱沒於無形。

揳 粵攝

香港報章之中，《明報》用字最為拘謹執着，並有復古之癖，例如，以「復『蘇』」制「復『甦』」；吸毒者的「『癮』君子」，一定要寫成「『隱』君子」，故此，睇《明報》，有讀古書之感，饒具風味！

《明報》有「公信第一」之美譽，鮮有閃失，用字精確，可震古鑠金，是報壇典範。二〇〇六年二月十八日的《明報》首頁報頭旁，寫着：「三成半女大學生憂攝灶罅」。「攝灶罅」，是喻「女子嫁不出去」的意思。

「攝灶罅」的「攝」音字正寫是「揳」，與「楔」通。凡物件有空隙要用另一小東西攙入以固之者，就叫做「揳」，如「揳牙罅」、「揳檯腳」……等。

若嫌「揳」字不夠照，還有一個與「揳」字同音同義的古字「㩟」可用；想要更古怪的，重有一個廣東自創字「㩐」，排隊都未輪到那個「攝」字。

在報頭「公信第一」招牌旁，出現一個錯別字，確有點礙眼。

溭 粵扮

看新聞，見豪雨引致菲律賓山泥傾瀉，救援隊伍出動救人，在災區奔波，弄得滿身泥濘，令我想起，曾有朋友問過「泥扮」的「扮」音字正寫，是怎樣的？

「溭」，又可寫為「塴」，兩字都讀「扮」，是「深泥」和「爛泥」的意思。「泥溭」的書寫語是「泥濘」。

「溭」與「塴」雖然音義相通，不過，仍有差異，「塴」就是「泥巴」，而且指明是「濕泥」；但「溭」，除了是「泥淖」的「扮」音外，它還另讀為「諫」，《集韻》注音「皮咸切」，是「在泥淖中行走」，和「涉水過河」的意思，即廣東人說的「gang水」。

最後一提的，是「溭」字之「水」字部旁那個「並」字，並非八劃，而是九劃，點解？查一查字典吧！

撏 粵潛

六十年代，民風淳樸的香港，小孩子的玩具多是自製的，主要原因，是花不起錢去買。

當時，街邊擺賣的玩具檔，有一種「撏籌」的抽獎遊戲，即一塊大牌上，釘滿一個個用透明膠袋袋着的玩具，而膠袋表面寫有一個號碼；小朋友要花一毫（或「斗零」，即「五仙」），去「撏」一個紙製的籌，撕開紙籌面層的覆蓋紙，看底層印着的號碼去兑獎。

物資匱乏的年代，以小博大，是唯一能擁有心頭好的機會。

「撏籌」的「撏」、音「潛」、是「拔取」、「摘扯」的意思，恰好像「撏籌」時，在眾多小籌裏撕取一張的動作；若獲獎，更有「摘金」之味兒，十分貼題。

「撏」，除了是「扯」和「拔」之外，還有「有眾多裏『尋找』少數」之意；記得，小時候，常見媽媽替爸爸「撏白頭髮」！

甎 粵省

在球場上，被個波擊中，當今叫做「食波餅」，以前，則稱為「俾個波『省』到」。此外，被人罵得狗血淋頭，便是「俾人『省』」。究竟，「省」，是甚麼東西呢？

不講不知，原來那個「省」音的正字，是與美女有關的，廣東人稱讚女人漂亮，謂之「省鏡」。

「省鏡」的「省」音字，正寫是「甎」，即「用碎瓦石磨去污垢」之意；古時的銅鏡，就是「甎」(「磨」也)出來的。一個美女照鏡，令到平平無奇的鏡影頓然生輝，謂之「甎鏡」嘞！

中國人愛說隱喻和反話，遭人戮力斥罵，猶如讓碎瓦石在面上甎磨般折騰；當明白了受語言襲擊，就是「甎」之後，便會領悟到「被個波甎中」的意義吧！

「甎」又可寫為「磢」，不同之處；「甎」是用「碎瓦」去磨，而「磢」，則以「石」去磨。

古人呀古人，使唔使分工得如斯精細呀？吓！

跦 粵「始歹」切

有次，香港財政司長唐英年發表預算案後，落區與市民對話討論時，被在場的政界人士猛力狠批；翌日，有報章的標題，說唐司長遭政客「柴台」。

「柴台」，是「不受歡迎」和「被喝倒采」之意。「柴台」的「柴」音字正寫是「跦」，與「踩」字同，即「踐踏」也！

以不禮貌的態度，到別人地方挑釁，廣東話就叫做「踩場」，同等道理，人家在臺上專注演出，臺下觀眾報以不滿噓聲喝倒采，便是「踩台」了！

「踩場」的「踩」，讀作「始歹」切；「踩台」的「踩」，則唸作「柴」音。

還要一提的，「台」字是個簡體字，正寫是「臺」。不知甚麼時候開始，「舞臺」寫為「舞台」、「臺灣」卻變成「台灣」。

捋 粵劣

在手臂上，將衣袖一層層地摺高，廣東話叫做「攦起衫袖」（「攦」近音「納」）；但將衣袖隨意地拖高，作不規則的卷上去，同樣稱為「攦」之外，還有一個更貼切的講法，叫做「捋」。

「捋」，音「劣」，有兩個較顯見的解釋，一是「用手握住，向另一端滑動」，二是「用手指順着抹過去」。沿着手臂，將袖管順滑上去，正正就是「捋高衫袖」矣！

以「捋」字為熟語的，有「順捋」，比喻「順應別人要求，以作安撫」；「逆捋」，即「不作妥協，刻意作對」也；「捋虎鬚」，就是「觸犯權貴」或「冒險行事」。

不管「攦高」或「捋高」衫袖，都有「準備開工」的意思；不過，「捋起衫袖」卻多了一個「準備打架」的含義，那是「攦起衫袖」所沒有的！這就是研究廣東話趣味所在，也是外省人難以分享的着迷之處。

甴 粵捐

一九一一年，中華民國成立後，「中國語」以首都北平的為準、定為「國語」；同時，亦以「國語」的「白話文」作為「標準中文」。

中國地大物博，文化古遠流長，各地語言保留着不少古漢語辭彙，卻因與北平話有別，而被視作「方言」、並遭棄用，實是中國文化之損失。

廣東話裏，有一個「捐」音字，解作「爬行穿越」，例如「捐褲裆」；另外，若是「四出竄動，到處串門子」，便叫做「周圍捐」。

上述那個「捐」音字正寫是「甴」，本是「盆底的小洞口」，及又解作「從孔竅流出去」。

現今規範的中文書面語，將那「甴來甴去」的甴字，要寫為「鑽」，例如「鑽狗洞」。「鑽」的本意是「打孔穿刺」，再引申為「朝向前面衝去」，又怎及「甴」字之「水從花盆底的小洞流出而甴竄甴罅」那般傳情達意呢？

雖然語言獨立是有趣的，但在國情來說，統一才更重要。

伶 粵靈

影壇笑匠吳耀漢回港渡假，與兒子晚膳後，在酒家門口，被《蘋果日報》的娛樂組記者攝到扮鬼臉的頑皮照；翌日，該報圖文並茂，大字標題：「老頑童吳耀漢——精靈勝乖仔」。相信，《蘋果日報》的編輯想說吳耀漢那副佻皮相，比兒子更活潑有趣吧！

「精靈」，是「神妙」和「機靈」之意，故上述標題沒甚差錯！卻帶出一個香港人用字文化的現象，值得一提。

「精靈」一詞，雖可解作「機靈」，但它的本意是「靈魂」或「神明」。「精」，是「神靈」和「鬼魂」，例如「樹精」；「靈」，是「神靈」和「靈魂」解。「精」加「靈」之「精靈」，便有妙法神力，從而引申為「較別人精明機靈」也！

形容一個小童乖巧聰明，可以用「伶俐」。「伶」，是「聰慧」和「靈巧」的意思，加上「機智醒目」的「精」，並合成「精伶」，不是比鬼魅的「精靈」好嗎？但現坊間卻不停讚許得意的嬰兒做「精靈BB」，是否有點詭異呢？

扔 粵nig

前一篇文，談論「精靈」與「精伶」的用字問題，意猶未盡，本文續講——

不管「精靈」或「精伶」，都要讀作「晶拎」(「拎」，「手提」也)，如果唸作「晶玲」，那就是「妖精鬼怪」矣！

「精」，除了讀「晶」音外，還有一個近「井」音的「zeng」，例如「精仔」，就是「聰明的人」，但含有「狡猾」之負面意。

廣東話裏，有「精叻」一詞，指「醒目能幹」的意思。

「叻」，是個借音字，本是馬來西亞語，當地人稱「星加坡」為「叻埠」(或「石叻」)。

真正「才華出眾」的「叻」音正字，是「扔」。《說文解字》：「扔，才十人也」，段玉裁注解為「十倍於人也」，即「一個人擁有十個人之能力」，那才稱得上真「扔」！

每次見有人自認「叻仔」時，肯定他們扔極有限！何解？因為他們只是「得把口」的「叻」，而非媲美「十個人能力」的「扔」，那又怎算是真有料呢？

竇 粵鬥

有齣描述父子情的舞臺劇，是改自愛爾蘭劇作家Hugh Leonard成名作的《Da》，在香港公映時，中文譯做《老竇》(「竇」，在此唸「挖利市」的「挖」音)。

「老竇」，是廣東人對父親的暱稱。「竇」，本音「鬥」，是「巢穴」的意思，例如「蟻竇」。何解「竇」會變成「爸爸」之代名詞的呢？

一講到「老竇」的考源，不少人總說是來自宋代《三字經》之「竇燕山，有義方；教五子，名俱揚」中那位多仔公「竇燕山」。

誰不知，「老竇」一詞的緣起，乃是我老師輩的文字專家容若先生之傑作。

話說，五十年代初，年輕的容若先生在報館工作時，間中會撰寫成語故事來源考；那時候，還未有「老竇」一詞之前，大家皆只寫為「老『豆』」。某日，有人問容若先生，為何稱「老爹」做「老豆」？他便在報章副刊內作答……因本頁字數所限，請揭下一頁。

頭 粵抾

因有讀者問，為何老爸會叫做「老豆」？容若便隨意地引用《三字經》之「竇燕山、有義方」……的多仔公竇燕山作典故解釋，文章見報後，其他報紙紛紛轉載採用，還有不少字典收錄確認，頓成「正名」。

容若先生想不到一篇遊戲文章，會「闖出禍來」。

為求真相，容若曾先後在不同時間裏，分別請教三位順德老先生，問「老豆」的「豆」字之正字正寫，三人不約而同地指說是「老『頭』」。

順德音的「頭」，正正是廣州話的「抾」音，而北方人背後稱「父親」，是為「老頭」(或「老頭子」)。我籍貫東莞，家鄉話叫「爸爸」，也是「老頭子」；故此，現今所講的「老豆」或「老竇」的「抾」音字，正寫實是「頭」。

容若先生發明「老竇」一詞的故事，是他多番親口向我解說，並着我代他澄清事實真相，晚輩焉敢不從。

是為「儒林外史」新章也。

後記：容若先生在二〇〇六年四月號的《明報月刊》，親自撰文細說「老豆本字是老頭」之發明經過，可讀。

怉 粵兀

廣東話裏，有個形容老人家行動緩慢，或年事已高的辭彙，叫做「老兀兀」。

究竟，「老兀兀」的「兀兀」，是甚麼東西？那個「兀」音的正字，又是怎樣的呢？

「怉」，粵音「兀」，現有人變音為「at」。漢代字書《方言》：「怉，老也。」晉朝的文字學家郭璞注解為「皆老者皮色枯瘁之形也。」簡而言之，就是「人老色衰」之貌。

「怉怉」，是個疊詞，有加強字意之效；一個「怉」字，已是「衰老」的意思；「怉怉」，則是增加其嚴重之描述而已！「怉怉」之前，還多加一個「老」字，足以讓人意會到老人家的舉動龍鍾非常也！

「怉」字，有另一讀音，是為「激」。當「怉」字唸作「激」時，它的意思是「急速」，恰恰正是「老怉怉」的相反義，你話激唔激死人吖！

屮 粵 繑

我手上，有本臺灣出版，玩「急口令」的小書，叫《繞口令》。「繞口令」是一種語文遊戲，詞句疊韻，使人唸起來很拗口，故又稱為「拗口令」。

當一個人說話時，舌頭打結，扭作一團，講話不順暢，廣東話叫此為「屮口」。

「屮」，「kiu」的低上聲，是「(物件)互相糾纏」的意思，即廣東話常說「屮埋一舊」的「纏繞」之意(「舊」是借音字，作「一團」解，正寫是「臬」，請揭看第44頁)。

現今，不少人將「屮」，亂寫為「撟」。

「撟」，音「矯」，是「舉高」或「伸直」(手)，並無「纏」意，若將雙手交疊，寫為「撟手」，則是錯上加錯。

反而，另一個「屮」音的「繑」字，才最接近「屮」意，「繑高褲腳」或「繑線頭」，就是用此「繑」字。「糸」，這個讀「覓」音的部首字，我們暱稱為「繑絲邊」。

「屮口」，因含有說話難聽之意，所以，今人講「話中有意」(有骨者)、「令人難堪」、「口氣大」的刁鑽說話，皆叫做「屮口」。

劖 粵懺

前一篇講「屻口」，跟着，不可不提與「屻口」如同孖兄弟的一個刁鑽詞——「劖手」。

「劖」，近音「懺」，可寫為「劗」，解作「用銳利之物戳入」，即「刺入」也。

「劖手」，字面義是「刮[1]手」，但它另含「不好惹」之意，有若「燙手山芋」，喻「棘手」，並會帶來「麻煩」……總之，不是好東西。

「屻口」一詞，算是「動口不動手」，但現今坊間多將「屻口」和「劖手」兩詞合併為一個流行語用，手口並濟，叫人招架不來！

「屻口劖手」，是「說話尖酸刻薄」加「揩到都會受傷」，可見其殺傷力。指一個人「屻口劖手」，即說此人甚難相處；指一件事「屻口劖手」，即事情多阻滯麻煩。

註①：刮，音「吉」，也可寫為「籍」。

貿 粵茂

不少人說，有很多廣東話是「有音無字」的，當然，語言是沒可能每粒音都「有音有字」的！縱觀全球，有數千近萬種方言，怎可以每粒音都有字對譯，況且，語言和文字也隨着時間不停更變，轉音易義，若要百份百準確的「全紀綠」，除非地球凝固着，否則，就是違反了文化進程的定律。

說廣東話「有音無字」？誰不知，有不少是一音多字的，例如「一個人在發呆」，廣東話叫做「發佝貿」。

「佝貿」，字典注音為「扣茂」，這是「讀書音」(即「文讀」)，而「口頭音」(即「白讀」)，則唸作近音「牛豆」。香港人一向愛自創新字，將「佝貿」寫為「吽哽」。

「佝貿」，本是「愚昧無知」的意思，也可以寫為「恂愁」。單一個「貿」字(讀「茂」音)，因有「愚昧」之意，所以，謔笑別人「呆笨」的「茂利」，就是這個「貿」字。「利」，應寫作「里」，即村民出城的「大鄉里」之「里」也。

以後，說「有音無字」之前，應反思自己的認知，勿做一個人云亦云的「貿里」。

戙 粵洞

無線電視有一套搞笑劇集，叫做《棟篤狀王》。何解要命名為「棟篤××」呢？原因是該劇的主角黃子華，以表演「棟篤笑」起家，現凡黃子華的演出，皆起名為「棟篤××」，硬與「棟篤」拉上關係。

「棟篤笑」，是西方產物的Stand-up comedy，即表演者站在臺上說笑話的Talk Show，臺灣稱之為「脫口秀」。

廣東話指「一個人站立着」，是叫做「棟篤企」。

「棟篤企」的「棟」字正寫是「戙」，本是「插在岸邊，讓木船綁繩，固定位置所用的木樁柱」。「一戙都無」，就是此「戙」字；「棟篤」的「篤」音正字，是「矗」，字典注音「畜」，是「筆直聳立」的意思。

一碌木的企直直講笑話，便被譯作「戙矗笑」。

「戙企」，除了是「挺直竪立」外，還與「監生」同義，有「好不願意」之意，例如：「戙企俾佢激死」。

現今，世人只識「棟篤」，而不知「戙矗」，正好是「戙企激死」了！

汦 粵zid

有老讀者來信問，小時候玩水鎗，水從鎗管裏「zid」出來，究竟，這個「zid」音，有無正字？

「水受壓而從小洞噴出」，廣東話叫做「zid」，現港人常寫為「唧」。

「唧」，本是個擬聲字，可解「細碎之聲音」；此外，也是「液體噴射」的意思，古時已有「唧筒」一物，即現今的「水泵」。

「唧」字，不算是錯，但「zid水」的「zid」字，是有正式字的，而且，不只一個，中文古字裏，有三個「水灑濺出」的zid音字。

一是「濈」，解作「水滿」、「水出」的意思；二是「瀷」，字義為「水流疾急」的樣貌，令人聯想到「水從小洞射出」的情景。不管「濈」或「瀷」兩字含有「水唧出來」的想像，但仍不及第三個「汦」字的注釋，那般直接到位，漢代《通俗文》對「汦」的注釋，是「迮而吐之曰汦」，即是「液體受迫壓而噴射出去」，所以，我認為「汦」字，才是「zid」水鎗的最正確的字。

趺 粵卑

前文，回答老讀者水鎗射水的「卑」字，正寫是「汦」之後，突然想起，用手指去「搔人癢處」，令人失笑，這動作也是叫做「卑」啊！

「搔人癢處」的「卑」音正字，有兩個說法：一是「乑」，一是「趺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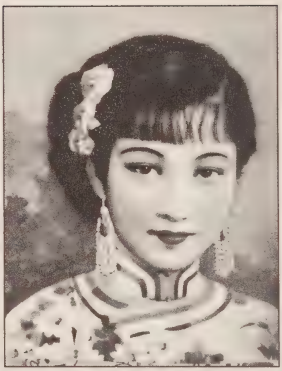
查字典，「乑」，從「手」字部，只解作「受」也。「受」有多個解釋，但沒有一個含「卑人胳肋底」之意。

另一個「趺」字，有兩義：一是「觸」也；一是「手拔物」。從字面上看，「趺」字較具有用手去「卑人」的意思。

廣州字專家詹憲慈先生在《廣州語本字》一書裏，紀錄了「趺」字，並說出一個現今快要消失的「親子舉動」。

舊日，大人在逗嬰兒笑之前，多用手指放在自己嘴唇邊吹動，並說「哱哱趺」（「哱」，近音「培」），然後，才以手指「趺」落嬰兒身上（或臉上），大家一同笑呵呵！如今，鮮見此雅興了！生活逼人，真係「趺」都唔笑啦！

髡 粵陰



在理髮店內，聽到鄰旁女客人着髮型師替她設計一個「留陰」的髮型。

「留陰」，即讓額前的頭髮垂至眉頂，書面語是「劉海」。廣東人稱那一撮垂在額前的頭髮為「陰」，其正寫是「髡」。

由於「髡」是「從上垂下」的樣貌，故引申為其他物體下垂，也寫作「髡」，不過，這兩意的語音有別：「頭髮下垂」的，讀作「陰」；「物件垂下」者，則叫做dum，例如「髡條繩落去」，便要唸「dum」音。

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，潮流興留長頭髮，我們一群仿效「溫拿樂隊」那高飛曲墜髮型的男學生，被訓育主任拉入教務室訓話，指額前的「髡」(陰)，不准遮到眼眉，而後面髮腳不可髡(dum)過恤衫領，否則要記過，大有留髮不留頭的意味，那樣，一頭烏黑的華髮，便壯烈犧牲了！

戳 粵戳

有位署名「離島船民」的朋友來信，說每日在碼頭岸邊垂釣的人，當發現有魚食餌時，便出其不意，猛力一扯，該動作叫做「cog」，想問中文有無此字？

與此同時，另外有位黃先生又來電郵問，描述駕駛技術欠佳，令行車不穩，「chok chok吓」的「chok」字，點寫？

上述兩個「chok」音字，延伸的話題不少，應慢慢細說：

釣魚時，猛然一扯的「cog」，正字是「戳」，宋代字書《集韻》注為：「奪取物」，即「拿物件過來」；現今，用「戳」這動作取物的，除了是「突然發力一扯」外，還須要透過一些中介物，尤以繩或線這類輭性的東西，例如放紙鷂(風箏)時，會「戳一戳隻紙鷂」。

此外，因「戳」有「取物」之意，再引申為「探取、追問」，常用語是：「佢唔講，就戳吓佢囉！」

大家毋須戳我，我都會講另一個「chok」字，請看下頁……

戳 粵戙

用力一扯的「chok」音字，本是「戙」，但如今坊間，只獨見「戳」，而從無見到「戙」字的出現。

「戳」，有兩讀音，當唸作「卓」時，是「用物體尖端去觸刺(另一件東西)」，例如：「戳穿」；若讀作「『戙』高上音」時，便是英文「chop」的音譯字，即郵戳印記；「戳子」，就是「圖章」。

前文黃先生問「行車不穩」的「chok chok吓」的「chok」字，怎樣寫？原先，我認為是「用力一扯」的這個「戙」，最近，看到大陸出版的《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》的「廣東分卷」內，有說「猛然用力擺動」和「用力搖動」的，是「戳」；此外，我亦認為用繞個圈方式，去套取他人說出真相的「chok佢講出來」的「chok」，是用「戙」字時，《中華高級新詞典》內，卻用「戳穿」一詞，作「揭破謊言」解。

究竟「戙」、「戳」兩字，是如何分工的？是否同音同義，或間中可以互通的呢？在此，請教高明！

捂 粵滒

本書由第一頁至此，都在解說「廣東正字」，今篇破戒，講一個鮮為廣東人用的字——「捂」。寫這個字，緣於一位朋友為了追查「窩心」這詞之正字，翻查上海話、詢問北方朋友，更上網搜尋，最終，竟越搞越糊塗。他說現今香港一般用「窩心」，是指「暖在心窩，開心愉快的感覺」，但北方朋友說的「窩心」，卻相反地，是「不開心、不愉快」的意思；另有說「窩心」是源自上海話的「wu心」，但不知怎寫。

嗱！廣州話本來就無「窩心」，近年在香港出現的「窩心」，是上海話的「捂心」。《上海方言詞典》解釋是「心中舒服愉快，稱心滿意、得意」。「捂」字，粵音「滒」，國音「伍」(讀「wu」)。由「捂心」變成「窩心」，主要是上海人移居香港後，因廣滬兩地文化混雜，語音異轉，但詞意不變，而產成的獨特語言現象。

最後要提的，是北方話的「wu心」，是「無心」，即「沒心緒」，不安也。

雫 粵落

導演李安說：「每人心裏都有一座斷背山。」意指世間各人總有一個說不出的夢想，或秘密。我在此寫正字，發現原來「每人心裏都有一批錯字」。話之你係文字專家大學者，一定有好多字唔曉的，那並非執筆忘字，而是真係唔識。

今天，全球華人寫「下雨」為「落雨」，誰不知，這個從幼稚園學回來的字，是個錯字；正式的「落雨」，是「雫雨」。

「落」字，有十數個解釋，但除了一個有「掉下」或「下降」的意思之外，就沒有一個與「下雨」近義。

「雫」，音「落」，只有一個解釋，就是「下雨」。精研《說文解字》的清代才子段玉裁注：「此下雨本字，今則『落』行，而『雫』廢矣。」

地球在轉，社會在變，語言和文字是紀錄歷史的工具，隨着時空起伏，新舊更替是個必然的定律，阻不得。

眵 粵史

上一篇文，我剛說過「每人心中都有一批錯字」。很多我們自細學回來，兼全世界公認的「正字」，居然也是錯的，那麼，該怎樣解釋箇中因由呢？

「屎」，不用我多說，全球華人都知那是指「糞便」或「排泄物」。中文字寫「眼垢分泌物」為「眼屎」，應沒有問題吧！誰知這也是不正確的！原裝「眼屎」是「眵」。

「眵」音「史」，解作「目汁」，別直譯「目汁」為「眼淚」呀！它有特定注釋：「眼睛分泌出來的液體凝結成的淡黃色東西」；《廣韻》：「眵，目汁凝也」。《新方言》：「今人謂眼中凝汁為眼眵，讀如『矢』。」「矢」字，在古代通作「屎」，音義一樣。

說回來，為何咱們中國人總是誤學一大堆錯字的呢？原因繁多：字的意義多變、同音同義、近音近義和多音多義，都是很容易令人混淆迷惘的，除了加上正字俗字通假字之外，還有，一朝天子一朝字，近年，我們要面對的，便是簡化字帶來的衝擊。

魔 粵 麼

原先，中文是沒有「魔」這個字。古時，中國人的精神世界裏，只有人、鬼、神之分，從不知何謂「魔」。

「魔」是梵語māra的音譯，初為「魔羅」，後略稱為「魔」。早期，因為中國沒有「魔」字，故只能用已有的「磨」字代之（偶有人寫作「麼」或「摩」）。到南朝梁武帝時，認為「魔能惱人，字宜從鬼」，遂創造了個「魔」字。

「魔」，主要有三大解釋：一、梵語māra之原意是「障礙」、「擾亂」和「破壞」。二、佛教指那個「妨礙修行」和「破壞佛法」的邪惡之神。三、過份溺愛入迷。

本文特地講這個「魔」字，是有感於香港報章一面倒的稱尖沙咀槍殺案的疑兇為「警魔（或魔警）」，並煞有介事的編撰其「入魔之道」的《實錄》，與此同時，疑兇的母親、妻子和小女兒在突然痛失至愛親人之餘，還毫無反抗力地，承受着傳媒編製的莫名壓力，那是對他們極不公平的。黑社會也有「禍不及妻兒」的戒條啦！香港的傳媒，何時才能停止在人家傷口上撒鹽的行規呢？

歁 粵恨

中文方塊字，經常玩死人，同一個字，不止有多音多義，還同時有正反兩義，例如：「好不熱鬧」，正正就是「好熱鬧」，而且，更是「非常好熱鬧」也！

廣東話裏，有個音，唸作「恨」。若看字面意，「恨」就是「仇恨」、「怨恨」、「憎恨」、「憤恨」和「悔恨」的意思，簡單而言，即「諸多不滿」。

與此同時，我們「心有所求」，或說是「喜歡」的，也是叫做「恨」，例如「愛錢」者，是「恨錢」；「渴望結婚」者，是「恨嫁」。

究竟，這愛恨交纏的「恨」，是否同一個字呢？當然不是，「怨憤」的是「恨」，而「心有所欲」的是「歁」。

「歁」，音「恨」，又可寫作「欲」，是「貪欲」、「自感不足」之意，所以，歁錢歁到發燒、或一顆歁嫁的心，就不可再寫令人抱憾終身的「恨」字了！

倀 粵殘

無線電視那套劇集《大鬧廣昌隆》內，有一女角叫做「倀雞英」。

廣東話的「倀雞」，是「刁蠻」、「兇惡」、「不講道理」的意思，並且，「倀雞」一詞，只用來形容女性的「潑辣」性格，從不套落男性身上。

「倀」，音「殘」，「狂」也，即「肆意妄為」之意。

「倀雞」，並非「發狂的雞」；這個「雞」字，只是一音之轉，正式是「倀鬼」。

古時傳說，「倀鬼」是被老虎咬死的人變成的鬼，此鬼卻又助虎食人。中國成語有「為虎作倀」一條，作幫助「壞人幹壞事」解，比喻「充當壞人的爪牙」也。

坊間市井，將「為虎作倀」，講成「為虎作賊」，原因，是「倀」與「賊」近音，兼「賊」字更具形象化，又淺白，一睇便知「不是好東西」。

有字典將「倀」的粵音注為「昌」，那是大陸化的訛讀，應留意。

眅 粵坦

我們經常聽到有人說：「輸到眼坦坦」，究竟，甚麼是「眼坦坦」？為何會「眼坦坦」？怎樣才算是「眼坦坦」？而「眼坦坦」這「坦」字，是否正寫呢？

「眼坦坦」的「坦」字正寫是「眅」，《說文解字》注：「眅，多白眼也」，即眼框內所見的，多是白眼球，而看不到黑眼珠，故也稱之為「兩眼反白」。元朝字書《六書故》注：「眅，反目貌」，即我們說的「反曬眼」。

出現「眼眅眅」情況的，除了是真正的「因病而起」的「眼疾」之外，現俱引申為「驚惶失措」、「六神無主」之「眼定定」的神態也。

講起「眼定定」，成語有一條「目瞪口呆」。「瞪」，本讀「登」音，但有人唸作「定」，據文字專家容若老師說，那因為是番禺讀音所至。「瞪」，是「直望」或「怒目而視」的意思。睜得眼睛大大，我們會說是「瞪大隻眼」。

靐 粵雷

六、七十年代，香港有句順口溜：「大隻『雷雷』，跌落坑渠」，意指一個人外表高大威猛，卻是弱不禁風，喻「外強中乾」也！

「大隻『雷雷』」的「雷」音字，有人寫為「纍」，是不對的！正字是「靐」，解「大」的意思。

「靐靐」，是中文常用的疊字詞，用以加強「大」的程度。「大隻靐靐」，便是「健碩巨大」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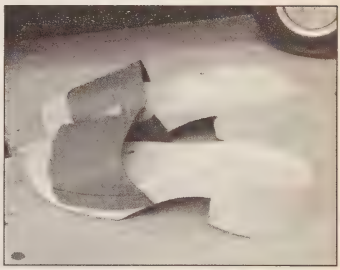
提及「纍」字，可與「累」通用的。「累」有「疲勞」意，所以有人說「行動不便」、「行為衰頹」的「論盡」，本是「累垂」，它的原意是「衰憊的樣子」；而跟「累垂」近音的「累贅」(或「累墜」)，同樣是解作「笨重而不必要」的，也有「論盡」的本色，不知兩詞有沒有關連？

另有人查究廣東話「論盡」一詞，是由「龍鍾」轉音而來，音義俱近，可信程度高。

我至今仍搞不清是「累垂」或「龍鍾」，才是「論盡」的本字，確實「大隻靐靐，跌落坑渠」，十分「論盡」。

屐 粵劇

廣東話「成隻屐咁」有兩含意，一是「呆頭呆腦」，另一是「工作得十分辛苦」。



「屐」，是「木屐」的簡稱。木屐，是一片木板，底下有兩齒的「木鞋」，現今香港，再沒見有人穿着了；在日本，反而仍常見穿傳統和服的男女，有着日本式木屐。

五、六十年代，木屐曾在香港十分普及，後被膠製的人字拖(拖鞋)取代！

「屐」的起源，無從稽考，但第一個跟屐有關的記載，是：春秋時代(公元前770至476年)，晉獻公的妃子驪姬迫害太子自殺後，太子親弟弟重耳隨即逃亡國外。

有一日，重耳餓暈了，隨從忠臣介之推割下自己大腿上一塊肉，煮給重耳吃，救他一命。

重耳流浪十九年後，得秦穆公援助，回國掌政當了國君，即春秋五霸之一的晉文公。

晉文公即位後，對曾與他流亡時共患難的功臣大加封賞，但當年割肉熬湯救他一命的介子推，卻辭官攜母躲入綿山（今山西介休縣）隱居。

晉文公屢找不獲，遂派人放火燒山，想迫介子推出來。

燒了三日三夜，大火熄滅後，只見介子推母子倆人緊抱一棵幾已燒焦的柳樹，活生生燒死了！晉文公傷心之餘，命人把柳樹砍下，製成一雙木屐。每當憶及自己愚莽，晉文公總低頭看着腳下的木屐，痛說：「悲哀呀！足下！」

自此，「足下」便成了「你」的敬謂語。「足下」是「古人下級對上級或同輩互相尊敬的稱號」，據說，詞源於此。

另外，晉文公並下令全國在發現介子推屍首當日禁火，以紀念介子推，這又成為清明節前寒食節（即不煮熱食）的典故之一。

一年後，晉文公於清明日來到介子推墳前掃墓，見那株險被燒焦的柳樹復活，便掐了一條柳枝，繞在帽上，後又演變成現今民間門前插「清明柳」的習俗。

究竟，何解工作做得辛苦，就會成隻屐咁樣的呢？知答案者，請賜教！

傎 粵腎(低上聲)

有朋友問「腎腎地」的「腎」字正寫怎麼樣？我看過的資料，或說是廣東話研究的書，對這個「腎」字正寫，起碼有三個。

現今廣東話指一個人「腎腎地」，只是形容那人「帶點神經質」、「神神化化」和做事「不太認真」而已！但以前的解釋，是指該人「神經錯亂」、「顛三倒四」，有癲狂病的。

由於「腎腎地」有神經不正常之意，所以，有人說「腎」(音)是「神經」的「神」字之音轉；亦有人說是個「傻」字的國語變音。此外，又有說正字是「傎」。

「傎」，與「顛」字通，可解作「瘋」或「狂」，但眾多字書皆注「傎」為「顛」音，與「腎」音有很大的距離；不過，「傎」字卻是「人」字旁有個「真」字，似乎與「腎」音又有點關連。

較廣為人用的「腎」音正字是「傎」，這本是古時「驅鬼逐疫」的「童男童女」，號稱為「傎子」。可能傎子作法時，常進入半顛半戇的狀態，遂引申為「傎傎地」吧！

睼 粵體

聽幾位老師講，現今香港學生的中文錯字，已再不是單單混淆了那些同音同形字，而是受不起廣告用語玩文字的考驗，分不出哪個真時哪個假；更甚者，連創作人本身也不知自己用錯字，久而久之，今天的中文，便「積非成是」了！

文化的認同，源於「約定俗成」。「約定」的，不一定是對，它卻是集體選擇，加上長時間運用而產成，對錯難分。有讀者來信問，我們廣東話「看東西」的「睇」字，有無正寫？這個問題，是我收信以來，較特別的一次，因為「睇」字，在廣東人世界裏，已是個「百份百」的正字，今天仍對它起疑心，這才算是尋根究柢的精神。

「睇」字，真的不是咱們粵人「看東西」的「睇」音字正寫，那個正字是「睼」。

「睇」，本意是「斜視」；「睼」，正正就是「視」也！

早在秦漢年間，已有「睇」字，至今用了兩千年，說它是錯字，那是不可能的！相反，若堅持復用「睼」來取締「睇」，這才是混淆視聽搞亂檔的舉措啦！

罨 粵嗡

廣東話指「胡說八道」為「亂嗡」；不經思索的信口雌黃，就是「嗡得出就嗡」。

「嗡」，本是與「吸」同音同義，並可解作「收斂」，在粵方言裏，唸「Up」音，是「說三道四」的意思。

有廣東話歇後語：「山草藥——嗡得就嗡」，喻「亂說胡謅」；這裏的「嗡」，是個借音轉意字，正寫是「罨」。

中藥有「生藥」和「熟藥」之分。「生藥」多屬山林草野的常見植物，廣東人稱為「生草藥」。

不少草藥佬，是沒受過正統醫學教育的「赤腳醫生」，他們愛將生草藥舂爛，替病人敷服，那敷藥時的「覆蓋」動作，便是「罨」。

「罨生草藥」的「罨得就罨」，跟大嘴巴愛亂說話的「嗡得就嗡」同音，故被人拿去借用。

「嗡」與「罨」都是很典型的廣東用語，而且極具嶺南文化特色，那是普通話無法正確表達的，這也是方言值得保護和保留的原因之一。

讋 粵握

小販在秤具上動了手腳，欺騙買主，這不守法的行為，俗稱為「呃秤」。

廣東人將「欺騙」說為「握」音，書寫字是「呃」；查實，這個「呃」字的本意，從沒「騙」意，它只是個嘆聲字，較具體的解釋，是「呃逆」，即「氣逆上衝，而發出的聲音」。

解作「欺騙」的「呃」字，正寫是怎樣的呢？我手上資料，有三字皆說是正寫，但翻查字典，卻不能肯定，故在此寫出來，求有識之仕賜教，它們是「詻」，「阨」和「讋」。

「詻」，跟「呃」字通，即有可能不是「騙」的正字。

「阨」，古作「隘」，是「狹隘」、「阻塞」的意思，也不能肯定是「騙」。

「讋」，解作「妄言」，似乎與「騙」有關，但「讋」注音「許縛」切，讀不出「呃」音，而廣東話專家詹憲慈在《廣州語本字》內說新會江門人讀「讋」，像廣州話「阨」，故認為「騙人」就是「讋人」。你們點睇？

諗 粵taum

前文，寫「欺騙」，廣州話叫做「攞」(音「握」)，因「攞」字不常用，故坊間借用「逆氣」的「呃」字代替，漸漸地，大家只懂得「呃」，而不識「攞」。

欺騙行為，不管用任何方法、手段、形式，都是「攞」；但，若只用語言行騙，甚至說盡好話，去誘惑他人的，就叫做「taum」。

「taum」，雖有騙人之意，但不一定是做壞事的，例如「抌人開心」，就是「taum人開心」。

香港人總不去查究正字正寫，隨手找個同音字代替，可是，今次，沒有一個字與「taum」近音，惟有將「氹」字，硬加「口」字旁，新造個「嗿」字頂住先。

「攞」字，就話筆劃多而少用啫！「taum」字的正寫，是「諗」，不算深吖！為何要棄用呢？香港人就是如斯貪方便，愛創作，要即食。

最後要提的，「氹」字，又是一個廣東人的自創字，解作「凹下的積水窪處」，其正字是……留作下頁再說。

窞 粵氹

上文，答應大家講個「水氹」的「氹」字正寫，並說這「氹」字是廣東自創的，查實，「氹」字在清朝早有出現，用了幾百年，已約定俗成，不能說是錯字；反之，「凹陷的窪地」那個「氹」的正字，就有兩款，雖同音同義，不過，卻大有分別，一個是「有水」的，一個「無水」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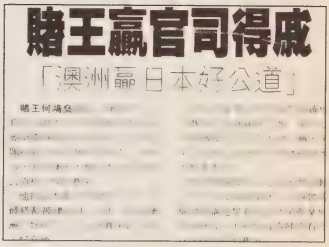
有水的「氹」，正寫是「涔」，解作「路上凹陷積水的小坑」。無水的「氹」，正寫是「窞」，原意是「坎中有小坎」（「坎」，即「坑穴」），坑中有坑，喻為「深坑」也！

中國文化遠古流長，用字分工精細，非別國文字可比，所以，外國人說中文易學難精，是沒有說錯。

廣東人說「裝個『氹』畀佢踩」，總不會是淺水的「水『涔』」，定必是深不到底的陷阱大「窞」吧！

廣東自創的「氹」，另有一個寫法，是「凼」，兩者皆是象形字，水在凹處上面，瞧！廣東人多有創意，可惜，本來既有的，不用，卻偏愛發明那些不受「阿公」認同的「錯別字」，白費腦汁之餘，又令「阿公」不滿，要出手掃蕩方言俗字。

敕 粵戚


賭王贏官司得戚
「澳洲贏日本好公道」

頒獎禮中，獲獎者喜不自勝，露出洋洋得意之貌，更甚者，會語無倫次，不可一世時，廣東話稱這為「得戚」。

因為「得戚」是心理、情緒的反應表現，故有人在「戚」字旁多加一個「心」字部首，以示正寫；誰不知，「慼」與「戚」通，解作「悲傷」、「憂愁」，跟「開心到痹」之意，剛剛相反。

滿心歡喜的「得戚」那個「戚」，正字是「敕」。

漢朝前，凡官長告諭下屬，或長輩誡諭子孫，都叫做「敕」；到南北朝後，才尊稱為「君主的詔命」，如「敕書」、「敕令」，而皇帝的使者，則是「敕使」。

茅山道士捉鬼驅邪時，口中唸唸有詞的咒語：「敕敕如律令……」，就是這個「敕」。

一個人因獲得皇帝的「敕書」，或手執指揮鬼神的「敕令」，而歡欣若狂，那種淺薄的喜悅，還不「得敕」到痹嗎？

骹 粵較

有一名外籍女子試玩瑜伽，不慎弄到肩膊「甩較」；翌日，香港兩份報章報導時，一寫為「脫骹」，另一則作「脫骱」，究竟，那女子甩了的，是「骹」？或「骱」呢？

「骹」，國音和粵音，都注為「敲」，主要的解釋是「小腿」、「脛骨近腳處的較細部份」(後泛指「物器的腳」)、「肋骨同胸骨與胸椎下部相交處」及「膝骨」。

「骱」，國、粵音皆讀「介」，解釋有二：「骨堅硬」和「骨節間的銜接處」。

明顯地，甩脫的「較(音)」，應是「骱」，雖注音是「介」，但它與「較」的聲母一樣，只是韻音稍轉而已！

好啦！「骱」是「骨節間的銜接處」，沒錯的吧！那「牙顎」(音「岳」)銜接處的「牙較(音)」應寫為「牙骱」啦！但有一本由廣州出版社出版，魏偉新編著的《粵語•俗語•諺語•歇後語詞典》說：「牙齒常上下開合，像鉸剪，故俗稱『牙鉸』」，這就是大陸化的穿鑿附會，隨口喻當秘笈的實例。

頇 粵味

廣東話稱「潛水」為「味水」，引發出一條IQ題：「點解有人可以『味』落水食煙嘅？」這即是問：「一個人怎麼可以潛入水裏抽煙的呢？」

「潛水」的「味」音正字是「頇」。

「頇」，是「殳」、「頁」兩字合組而成。「殳」，是「入水」之意；「頁」，是「頭」也，《說文解字》注為：「納頭水中也」，即「頭潛入水中」的意思。

因「頇」與解作「沒有」的「未」字同音，故那IQ題的答案是：「一個人還未落水，所以是可以點煙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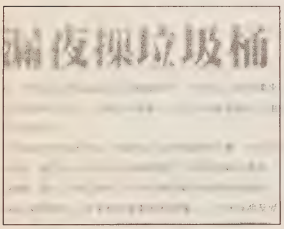
另有人指廣東話的「潛水」的「味」音正字是「沕」，那是不對的；「沕」字，本音「密」，雖是「潛藏」的意思，但仍不及「頇」的「潛入水中」那麼清晰。

現今，香港新俗語，稱「潛逃」(走路) 為「頇水」或「潛水」，取其納頭入水裏，不見影蹤，並乘機游走逃脫也。

撬 粵趙

近年，傳媒狗仔隊當道橫行，跟蹤偷拍外，還會在人家的垃圾筒內「尋寶」，這樣在廢物堆內搜索，報章雜誌寫為「撬垃圾」。

中文讀音法之一的「有邊讀邊」，是當遇到一個不知讀音的字時，只要讀部首側旁那邊的字，十居其九會讀中的，所以，上述「撬垃圾」的「撬」字，讀「巢」字近音「tsau」，實無衰吧！怎曉得，「撬」，不是「尋找」意思的「tsau」，而是讀「趙」，可以通「剿」，「擊」也，即「打」也！「俾人撬咗一身」（被人打了一頓），就是此「撬」。



狗仔隊在後樓梯「tsau垃圾筒」的「tsau」，正寫是小學時教過的「抄」。

「抄」，不獨是「抄書」的「抄寫」，還有「搜查」的意思，廣東音要讀「tsau」，只可惜，香港的狗仔隊只識「撬垃圾」，而不懂「抄字典」。

㧐 粵ung2

讀者來電郵問：「推」字的口語「ung2」音，有沒有中文字？

我一直強調，六十年代前的「舊廣東話」，只要說得出的，都是有字的！

這位讀者問的那個「ung2」音字，書面語愛寫為「擁」，常用詞是「神推鬼擁」。

我對「神推鬼擁」的「擁」字解作「推」意，是有保留的，因「擁」，是「擁抱」、「執持」和「護衛」的意思，正正與「推」意相反。

《說文解字》裏，有「㧐」字，音「gong」，作「擁抱」解，那是否「推」字口語的「ung2」呢？

研究廣東話的前輩孔仲南先生，其巨著《廣東俗語考》內，對「㧐」的注釋為：「『㧐』，音甕上聲。以手推門曰『㧐』，如亂推亂㧐，又㧐跌、㧐倒之類。」雖然，沒有字典直指「㧐」就是「推」，但我仍是支持孔仲南先生的說法，「㧐」比「擁」，較可信。

靶 粵巴

妹妹的女兒，快要升讀中一，跑來問我，有哪本中文字典適合她使用，那真是個考起人的問題：我曾翻遍過坊間大小新版字典，甚至自詡為「高級」版、有國、粵語註音的，總有錯漏疵瑕，不好介紹。

客觀地說，語言與文字會隨着時代轉變而有所更新，那是避不了的事實，應在有原則的情況下接受。

手上的《中華高級新詞典》，在「己」字部首內的「巴」字條，有詞語「巴掌」，解為「手掌」，例：「拍巴掌」；另也作「用手掌打人」，例如給他一巴掌。

「拍手掌」就聽得多，「拍『巴』掌」？一輩子聞所未聞。至於「用手掌打人」的，不是「巴」，應是「靶」。

「靶」，音「巴」，「用手擊物」的意思。

現今人只懂「巴掌」，而不識「靶掌」，若死硬堅持用「靶」棄「巴」，會令大家一頭霧水，不合時宜。

跟大隊，明知錯的都去做，就是為了「共建和諧」。

我仍是堅持，不介紹那些錯漏百出的字典，給小朋友使用。

膺 粵星

前文，說「打一記掌」的「記」字，意猶未盡，現在，繼續講與「記」(「擊」也) 有關的字。

書面語的「給他一耳光」，廣東話是「摑佢一記」。「摑」，近音「刮」，是「以掌批打」的意思；用掌摑人，何解叫做「打耳光」呢？請大家查一查！查到，話我知！

「打一記」，又叫「兜記星」，那「兜」和「星」又是甚麼一回事呢？

廣東話有說「兜記星落去」，憑直覺，那個「兜」音的解釋，就是「看準的」，有「方向目標」的，例如「『兜頭』打過去」，就是「往頭部」的打去；而「星」，像是「重重的擊去」。查實，俗寫的「兜巴星」，正字是「揿記膺」。

「揿」，「批」也，即「以手背反擊」、「斜劈」和「兩手出擊」，明顯地，是「用手打人」吧！

「膺」，本音「鷹」，除了常解作「胸口」外，也有「擊」之意，例如「膺佢一記」。

「揿記膺」三個字，全部都是「擊打」的意思，罕見的三字同義詞組，反映出廣東南蠻人的好戰本性。

冚 粵「卡審」切

打人一個耳光，廣東話說為「摑佢一冚」，或「膺佢一冚」外，並有「冚佢一冚」。

「冚」，讀「卡審切」，是個廣東方言字，是「蓋」的意思，「蓋被子」的「冚被」，便用此「冚」字。

「冚」，有「從上覆下」之意，而「掌摑」的動作，也是「由上擊下」，故「冚」，便引申為「掌摑」之代名詞。

「冚」，除了注音「卡審切」外，還可讀作「憾」；廣東《中山方言記》：「有蓋的盅，謂之『冚盅』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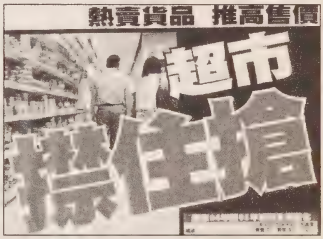
扭實蓋子、不洩氣者，叫做「冚氣」。現坊間將「全部」、「所有」和「總共」，寫作「冚辦爛」；又俗稱全家為「冚家」，查實，這「全部」意的「冚」字，應是「闔」。

「闔」，本音「合」，解為「全部」，常見的用法，是請帖上寫着「闔府統請」。地方自製方言字、不代表正規字裏沒有那個字。「罟」，讀若「衾」上聲，「覆蓋」的意思，正正是蓋被子的「冚」也！

為何民族主義高漲的中國人，歷來偏愛用俗寫，也不依從政府訂明的「規範字」呢？這問題值得研究、反思。

撳 粵「丘禁」切

研究方言俗語，是不能夠只靠查書看字典，一定要處身當地生活，並且，須花長時間去混，否則，頂多是個抄資料的「字典派」。



廣東話有俗語「撳水魚」，後又多個「撳鷓鴣」，兩詞都是解作「搵老襯」、「討別人便宜」之意，兼有欺騙成份。

本文不打算贅說「撳水魚」的來源掌故，只想談談那個「撳」字。現香港報章雜誌，每當描述用手按這動作時，皆用「撳」字，例如「按鐘」，便寫成「撳鐘」，又或有「撳住嚟搶」、「撳機」、「撳錢」(提款)……

「撳」字，絕非「用手按」的意思，它解作「急持」或「捉」，大家視它為正字，是取「手」字旁的「禁」音而已！那正寫是「撳」(丘禁切)，又可寫為「揿」。

不要以為「撳」是廣東方言字，浙江籍的茅盾先生在其大作《子夜》一書內，也曾用「撳」字作「用手按」之意。

要研究香港語，先要搞清楚「撳門鐘」和「撳鐘仔」之分別。

揞 粵黯

寫完「冚被」的「冚」(又可寫作「罨」),及「揿門鐘」的「揿」(可通「捻」)之俗寫為「撳」後,現在我要講個「揞」字。

「冚」,讀「卡審」切,「從上覆下」也。「揿」,讀「丘禁」切,用「手從上按下」(或「壓下」)也。

「揞」,讀「黯」(「黯然」的「黯」音),本意是「掩藏」,後引申為「用手覆物」解。從讀音和字意,「冚」、「揿」和「揞」三字都近音、近義,很容易弄錯。

「揞」字最常用的詞句,是「揞住良心」,或「揞住半邊嘴笑」,那是有「冚」的「蓋」,和「揿」的「按」意,所以,有人會將廣東諺語「擒得上牀掀被『冚』」(「得寸進尺」的意思),寫為「掀被『揞』」。

二千多年前漢代字書《方言》,已有「揞」字的記載,現今香港學校作文堂不可用此字,只能寫「捂」(見第75頁),例如:「捂着嘴笑」和「捂着良心」。

有良心的人,真的笑不出。

銖 粵殊

指一個人外表老套，思想守舊，或行為遲鈍者，廣東話稱之為「殊」，文字則寫作「薯」。

這個呆頭土腦的「薯」，正寫是「銖」。

「銖」字，在香港中文課本裏，只作「古代重量單位」解，讀「豬」音，常用詞是「錙銖必計」，誰不知，「銖」可另讀「殊」。

「殊」音的「銖」，與「鈍」通，是「不鋒利」的意思。

「鈍」，還有「遲鈍」、「遲滯」之意，香港俗語喻一個人「資質愚笨慢三拍」的話，便是「鈍胎」。

中國人以「銖」代替「鈍」去笑罵別人，是中國語言的特色之一，是為「婉轉語」。

不直言人「鈍」，就是「凡事留一線，他日好相見」之江湖哲學，怎似得今人，將「銖頭喽」硬改為醜化人家的「豬頭喽」，失去了中國人那份罵人藝術的功力及厚道。

蒂 粵近音「定」

看報，得悉香港富豪李嘉誠先生首次添得一男孫，高興萬分，替他開心之餘，讓我想起一個廣東俗語——

廣東舊話中，指大家族裏的唯一小男丁為「慈姑頂」（這「頂」不讀「鼎」音，是讀近音「定」）。

「慈姑頂」，三個都是別字，正寫是「茨菰蒂」。

「茨菰」是生在水田裏的有球莖植物，可作食用和藥用。

「蒂」，近音「定」，是果實頂部凸出的小枝，本作與樹枝相連之用，後俗字作「蔕」。

大眾印象中，因為「茨菰」的「蒂」，幼細短小，所以，用來解作「小男孩的那話兒」，再引申為「小男丁」。

哪為何萬種有「蒂」的植物不用，偏取「茨菰」呢？

原來，茨菰的一根，每年可生十二子，故借茨菰之蒂，喻開枝散葉，百子千孫也！知無。

掙 粵近音「能」

前文，講個「蒂」字，並以「茨菰蒂」作例，解為「果實頂部凸出的小枝」，及與「樹枝相連之用」，這樣，便說出「蒂」字，可分作「名詞」和「動詞」：「凸出的小枝」是「名詞」；「與樹枝相連」是「動詞」。

「兩物相連不分」或「一個牽帶着另一個」的「蒂」字，作動詞用的時候，是：「係當奴『蒂埋』鬍鬚曾入局嘅！」

廣東話裏，有一個「掙」字，與「蒂」意相近。

「掙」，讀若「能」的上去聲，原是「縛着馬匹」，現引申為「以繩縛住」解，粵諺有「馱手掙腳」，就是「縛手縛腳」之「負累」和「約束」也！

「掙」，只能用作「動詞」，不可作「名詞」用；它除了是「縛着相連」外，還有「依傍」、「依靠」和「互相聯繫」的含意，例如有一歇後語：「冬前臘鴨——隻掙隻」，就是「一個帶一個」，比喻「提携」和「帶挈」也！

當奴「掙」鬍鬚曾入局，除了是「好帶挈」之外，還令你聯想到甚麼呢？用人唯親？親疏有別？

掰 粵擘

有朋友來信問，解作「分開」的「mag」音字，是「擘」還是「掰」？哪一個才是正字？

「擘」與「掰」都是正寫字，同樣讀「mag」，兩者皆是「mag開」之意，但其「mag開」的過程，卻大有分別。

「擘」，是「分」、「剖」和「裂」的意思，簡單而言，就是「張開」，具體的例子，是「擘大眼」(瞪開眼睛)、「擘大個嘴」(張開嘴巴)，又或「擘開雙腿」(台灣話是「劈腿」)。

「掰」，是「用手把東西分開或折斷」，並有「撕裂」和「揭穿」的含義，例如：「掰爛件衫」(撕破衣服)、「掰面」(反臉)。

一隻手的拇指和尾指盡量叉開，甚至成一直線形態，可以用「擘」或「掰」，但「張開眼睛」的，卻不能用「掰」。

「擘」，又可解作「大拇指」，所以，稱許別人為「巨擘」，即是讚佢為Number one也！

諢 粵滾

廣東話有：「俾個大滾友，滾咗好多錢！」言中的「大滾友」，是指「專門偷呃拐騙，無誠信的人」；「滾咗」，即是「騙了」。

「滾」，是「水流之貌」，與「欺詐」無關。「呃騙」的「滾」音正字，有幾個說法：「棍」、「混」和「諢」。

「棍」，近代漢語有「棍騙」一詞，可能是源於呃神騙鬼的「神棍」。

「混」，可讀作「滾」或「昆」，有「蒙騙」、「謀取」和「作弄別人」的意思，《西遊記》和《紅樓夢》曾多次使用「混」字作「詐騙」解。此外，「混」唸「昆」音時，即是「以口才騙人」，所以，黑社會背語，將「昆」音喻作為「口」，例如：「佢把『昆』」好厲害，無人夠佢講。」

「諢」，與「謾」通，是「搞人」和「謔弄別人」的舉動。廣東話指小孩「頑皮」、「好動」或「搞亂檔」為「好諢」(唸作「耗滾」)。

專門度計玩人，應是「騙」的一種吧！究竟，「滾紅滾綠」的「沙沙滾」應是哪個「滾」呢？考起！

畀 粵俾

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，而語言是靠發聲表意，所以，文字除了「記事」之外，還有「記音」的功能；可是，很多時候，語言的聲響是「一音多義」，又或「一義多音」，故文字亦隨之有「一音多字」和「一字多音」之現象。

漢語裏，同音字很多很多，同音近義的也不少，例如「畀」和「俾」，兩字雖然同樣唸作「比」，但用法卻截然有別，不過坊間的書寫，卻經常弄錯。

「畀」，是「給」的意思：「爸爸畀錢交學費」，「老師改卷畀分」，是這個「畀」。

「俾」，是「使」也，並有「被」和「讓」之意，例如：「俾人整蠱」、「俾佢休息一陣」，就要用此「俾」字。

用英文解釋「畀」和「俾」的分別，會更清晰：「畀」是give；「俾」是let。明未？

試用二百字，將「做」和「造」的不同之處，寫出來，寄畀我，俾我學嘢，可不可以？

宄 粵鬼

電影《無間道》大收旺場後，便掀起一片「看不出敵我」的「臥底」話題。

以前，稱那些隱藏身份的「內奸」為「鬼頭仔」，或叫「金手指」(因專門打小報告，殺人背脊)，甚至是「二五仔」(出賣大眾的人)；現因《無間道》大熱，所以，坊間已將「內奸」和「內奸所做的悖逆行為」、統稱為「無間道」了！

「內奸」，之所以叫做「內鬼」，大家總以為源於「鬼」是隱形不見蹤影的，而且又夠邪惡吧！誰不知，「內鬼」的「鬼」，正字是「宄」。

「宄」，音「鬼」，「姦」也，即「狡詐」、「邪惡」的意思，及又作「竊盜」解，並指明是「從內部竊奪或作亂」，《說文解字》：「外為盜，內為宄」。

不少人將「宄」字，讀作「九」，把「奸宄」，唸做「奸九」，又將「大奸大惡」的衰人，稱為「大奸九」(或「大奸狗」)，感情上，是對的，但語言文字學上，是錯極！

扤 粵近音「迄」

有朋友問，「將水松蓋硬要塞入一個小樽口」的動作，那「ngaud」音字，怎樣寫？翻遍字書，都找不到這個「用手掌把東西擠進去」的「ngaud」音正字，只有憑音寄意的《廣州話方言詞典》有「扤」字，讀近音「迄」，解作「塞緊」和「迫使」，舉例：「扤實」。

「扤」，本意是「搖動」或「騷動」，沒有「強行壓落去」的「ngaud」意，《廣州話方言詞典》可能取「扤」字旁的「兀」音而已！這個「ngaud」音字，極有可能是「塞」字的一音之轉。「塞」有「填塞」、「堵住」和「充滿」等填滿空隙的意思之外，最重要的，還是「強行放進」也！正正就是「ngaud入去」也。

老叔父常教訓後輩說：「喺！我閘你，其實，『塞』錢入你袋咋！」將「塞」讀作近音「迄」的「ngaud」，便有「監人勒[①]厚」之感。

註[①]：「勒厚」，讀「乃後」，現今俗寫為「賴厚」。

灂昜 粵灼

母親節晚上，請媽媽到大酒樓食餐好的，聊表孝意。

酒樓經理推薦「孝心套餐」，其中有一道菜，名為「歡樂白灼蝦」。

「白灼蝦」的意思，是將未經烹調煮熟的活蝦，放落沒有加鹽加醋的白開水（熱滾水）裏，監生淥熟而已！有幾「歡樂」啫？相反，還算是十分殘忍啊！

「灼」，是「赤熱」的意思，卻並非「灼」熟隻蝦的正寫，「把肉和菜，放在沸湯中稍煮取出」的「灼」音正字，是「灂」，或「瀹」。

不說，誰也不知，這個「灂」的煮食方法，又即是「煠」。段玉裁在《說文解字注》內說：「納肉及菜於沸湯中而迫出之，今俗所謂『煠』也」。

「煠」，近音「霎」，現香港話指笑別人蠢鈍、反應慢，謂之「煠吓煠吓」。

弸 粵掘

在第49頁，我寫過「臭聲」(音「亨」)一詞，說「聲」本意是「不可近」，因用疊字，而被人誤認是象音字，用來強調「臭」之難聞。

現在，另講一個「弸」字，也是由一個名詞變為形音助語詞。

「弸」，國音讀「薄萌切」，近音「羣」，本是「強勁的弓」或「充滿」之意，即喻「勁直有力」及「強硬」也。

廣東話有說「硬掘掘」那個「掘」音正字，就是這個「弸」。

「硬弸弸」，是指「物件之堅硬」；用疊字「弸弸」，是凸顯其堅實的程度。

若用單字「硬弸」，卻另有意思的：賭錢落注時，只投單式(獨票)，一係贏，一係輸的話，這便叫做「硬弸」啦！

鹼 粵簡

中學生用的字典對「鹼」的解釋，是「化學上指在水溶液中能電離出氫氧根離子的化合物」。請問，你明嗎？

專業而權威的《漢語大字典》內，「鹼」解作「含氫氧根的化合物的統稱。今作『碱』。又專指純碱，一般用作洗滌劑，也用來中和髮面中的酸味。」這樣的注釋，比中學生字典，還要淺白易明！

「鹼」，音「簡」，是一種泥土物質，化學成份是碳酸鈉，性滑，味澀，今人用以除污去垢，俗寫為「梘」，對啦！即是我們常用的「番梘」！

「番梘」的書面語是「肥皂」，因從外國輸入，由番鬼佬製造，故稱之為「番梘」。

嗱！「番梘」的正寫應是「番鹼」。「梘」並非甚麼含甚麼氫氧根的化合物，想知「梘」本是何物，請親自查看字典，追尋答案吧！

讀者的回應

彭先生：

我向來是「正字正確」欄目的捧場客，今日見當中有不正確之處，希望先生注意。

你引述認為不妥的中學生字典，其對鹼 (alkali) 的描述：「化學上指在水溶液中能電離出氫氧根離子的化合物」，其實比《漢語大字典》的「淺白」描述更為精確。

中學生字典的解釋，引用瑞典化學家Svante August Arrhenius對酸和鹼所作出的定義，而其中最大分野，是對「氫氧根 (OH-)」的描述。

化學上，被稱為鹼的物質本身不一定有OH-成份，例如：Na2CO3和NH3就沒有OH-，但溶在水中卻會電離出OH-：

$$Na_2CO_3 + H_2O \longrightarrow 2Na^+ + HCO_3^- + OH^-$$

$$NH_3 + H_2O \longrightarrow NH_4^+ + OH^-$$

而純鹼，亦即碳酸鈉，化學式為Na2CO3，如上述，根本不含氫氧根。

侯振宇上

遝 粵打

「遝」，粵音「打」，解「及」也，即是「和」與「合」的意思。

好端端，講個無人識的生僻「遝」字，是否有點奇怪呢？

平常，我們稱那些「實力不足的人」為「二打六」，尤其是指「半紅不黑的小藝人」，究竟，何謂「二打六」呢？

其實「二打六」的正詞是「二遝六」。

廣東話將兩件相關物件串連一起，謂之「遝」，例如：「件袖衫遝埋條西褲，都係二百元，好抵喎！」

「二遝六」，意指「二加六」，合共只得八，即不夠十足，喻「實力有限」的意思。

另外，廣東歇後語「二遝六——未夠斤両」，是因「二両遝埋六両」，才得八両(半斤)，即斤両不足，水平未夠也！被視之為「未夠班」、「不入流」之意！

「二遝六」的小藝人無人識，不算奇怪，若平日將「二打六」寫成「二遝六」，那不只無人識，還算是「扮嘢」。

孻 粵曳

指一個小孩頑皮，不聽教，廣東話稱之為「曳」；此外，形容一個人體質欠佳，又叫做「曳」；還有，學業及工作成績不好，亦是「曳」。

環境惡劣，是環境好曳；寫字肉酸難睇，是字體好曳；衣料、手工唔好，也是曳。「曳」，幾乎就是「差劣」的代名詞，總之，一切不佳、不美好的，皆叫做「曳」。

「曳」，只是一個注音字，正字是「孻」。

「孻」，奴禮切，原意是「智少力劣」，即「無腦兼無力」的意思。《莊子•齊物》篇：「茶然疲役」。「茶然」，是「疲倦之貌」，意即「軟弱乏力」也。

「孻」，由「智少力劣」及「軟弱無力」，轉意為「差」、「不好」，是可以理解的，但指小孩子頑皮百厭，就不是「孻」，更不是「曳」，是另有正字的，請揭看下頁……

倜 粵曳

經常看到報章雜誌用個「曳」字，來形容小童頑皮百厭，或行為不正當。

其實，這個「曳」字，是「拖拉」、「牽引」或「飄搖」的意思。許冠傑的《雙星情歌》內：「曳搖共對輕舟飄」，就是此「曳」意；看來，這個「曳」字，與行為不端的「頑劣」扯不上關係。

前文，寫了個「曳」音，解作不佳的「劚」字，它多是用以描述「物質」之差劣，與「人」無尤。

《番禺縣續志》內有：「人物之劣，皆曰『倜』，俗讀若『曳』。」

「倜」，音「都計切」，少作單字使用，常與「儻」並合出現；「儻」是「困劣」解，即「頑劣」也。

「儻」，讀「胡佳切」，也近音「曳」，那麼，頑皮的「曳」(音)，是「倜」？或是「儻」呢？還是「倜」和「儻」的合音呢？有待追查。

𨳊 粵tat

做生意買賣，談好條件，買方先付部份按金作訂，那稱之為「落訂」的「訂金」。

「訂金」的作用，除了落實買賣雙方的協議外，也有法律效應的保障。買賣其中一方不按合約行事，皆須接受制裁，最簡單賠償方法：若賣方沒履行合約規定，就先要「賠訂」給買方；如果買方違約，賣方有權沒收買方訂金，這時買方便是「tat訂」了！

「tat訂」，是房地產行內常用的術語，現今的寫法是「撻訂」。

「撻」，只是解作「用鞭、棍等打人」，並無「賠償」之意。「tat訂」的「tat」字正寫是「𨳊」。

「𨳊」，是「逃」的意思。以前沒有「𨳊訂」，只有「𨳊帳」，凡欠帳的人，總必潛逃匿藏，故叫「𨳊帳」。

「𨳊」，由古時的「避債」，轉意為今日的「賠償」，算是見證了經濟市場活動的變化。

茅 粵矛

學生在試場上「作弊」，我們稱之為「出貓」；究竟，「作弊」何解會叫「出貓」的呢？

「出貓」的來源，有多個，天津俚語有「貓膩」一詞，《現代漢語詞典》說：「指隱秘的，或曖昧的事」，詞義是「背地裏做了不光彩的事」。

廣東人說「出貓」，是源於「出茅招」；「茅」與「貓」近音，「出茅招」便簡略為「出貓」。

「出茅招」的「茅」，並非「茅草」，而是道家的「茅山術」。道家派別中，有「茅山」一派，擅劃符施術，「茅山術」又簡稱「茅術」。

坊間世人對那些有違常理的特異功能，一律視作旁門左道，不是好東西。而「茅術」常有神秘色彩，不為外人所知，詭秘地使用「茅招」，如像鬼鬼祟祟的「出貓」吧！

「出茅招的人」，廣東話叫他做「茅薑」，或「茅奸薑」，又會說「佢好奸茅」，誰不知，「奸茅」的「茅」，又有另一個「正字」……請看下篇。

蟊 粵矛

用不正當的手段，或奸詐的方法做事，廣東話叫做「出茅術」，其行為稱之為「奸茅」，奸茅的人則是「茅薹」。

據香港掌故專家吳昊教授在《港式廣府話研究》[1]一書內，考證「奸險狡詐」的「茅」音正字是「蟊」，坊間俗用「茅」代替！

「蟊」，與「蝥」同，是「吃苗根的害蟲」。古字書《爾雅•釋蟲》：「食節，曰賊；食根，曰蟊。」食節，即食禾稻莖榦，對農作物的損害已很大的了！食根，便令農作物不能再生，其破壞更是嚴重！

古漢語有「蟊賊」一詞，字面意是「食禾稼之蟲」，喻為「危險人民或國家的人」。

「蟊賊」的所作所為，損人利己，正一「蟊薹」也！這是吳昊教授的研究成果，被我在此免費大幅引用，真係「蟊薹」。

註[1]：《港式廣府話研究》，二〇〇六年，次文化堂出版。

沓 粵踏

香港報紙將「有錢佬」寫為「疊水之人」，這裏的「疊」字，讀「踏」，是「多」的意思。「水」是「錢」俗稱，所以，「疊水」，就是「多錢」也！

「疊」，原音「碟」，是「重複」和「累積」解，常用詞是「重疊」、「疊羅漢」和「疊牀架屋」。

當「疊」字作量詞用的時候，它是「計算重疊放起來的東西之單位」，例如：「一疊文件」，或「一疊紙」。由於現今錢幣是紙製品，一大疊銀紙，即錢多、富有吧！

其實，有好多錢的「踏」音正字，是「沓」，它是「繁多」和「重複」的意思，常用詞是「沓至」(連續不斷而來) 和「人馬沓沓」(人多紛亂)。

當「沓」字作量詞用時，是「疊起來的紙張或其他薄薄的東西」，大沓銀紙，便要用此「沓」了！

不知何解，報章總愛用筆劃多而又不正當的「疊」字？奇怪！

瀽

粵gwit

這個「瀽」字，其廣東讀音很考人，我本想找個中文近音字去做注讀，但一直無法找到，所以，才用英文拼音「gwit」。

舊日，廣東一帶，當小孩子頑皮，不聽教時，父母或大人便用恐嚇的口脗對小朋友說：「你唔聽話呢，今晚隻瀽就會嚟咬你㗎啦！」

小童每聽見有瀽出現，即乖乖就範，不敢造恣。

究竟，「瀽」是甚麼傢伙呢？

「瀽」，可以寫為「蠞」，國音讀「賤」或「沾」，粵音則是「gwit」。

《聊齋志異•章阿端》：「人死為鬼，鬼死為瀽」，即是說鬼是會再死一次的，鬼死後的名字，是為「瀽」也！

鬼已經夠可怕的了！而鬼再變「鬼中鬼」，你話幾得人驚呢！怕怕！

喺 粵「吾含」切

當一個人囉囉嗦嗦，死唔斷氣地細細聲的說個不停，言中並帶有少許責備之意時，這種狀態，用現今最流行語講法，是叫做「哦」，而傳統廣東話，則稱之為「喺」。

「喺」，注音「吾含切」，讀若「擒」去聲，解作「寐聲」(夢寐之聲)，即「發開口夢」也！書面語是「夢囈」，廣東話是「發喺話」。

因夢囈聲細而重複，語焉不詳，無人得知內容，所以，若一個人說話不切實際、不受認同時，便會被人指為「發喺發話」。

「喺」，鮮有單字使用，除了常見的「喺囈」外，平日最常聽到的，就是咕嚕不休的「喺吟」，和加強語調的「喺喺吟吟」，不少人俗寫為「喺沉」。

「吟」，是「嘆息」和「誦囈」的意思，本讀「淫」，當與「喺」合用時，要轉音「沉」。「喺吟」也可解作「長氣」。我要在此收筆了，否則會被人「哦」我「喺吟」！

蹳 粵筆

世界盃期間，球迷捱更抵夜的觀看直播賽事，除了戰況吸引之外，香港足球評論員的現場旁述，那種生鬼、激情和自創術語之能事，更是全球獨有，讓懂粵語的觀眾，比其他人多一份刺激和享受。

眾多足球術語中，有一個較傳統的動作，叫做「蹳」。

「蹳」，粵音「筆」，解作「用腳撥開」。

我們一定聽過這樣的話：「一腳蹳佢出門口啦！」，這個「蹳」，是「用腳出力蹬」(「撐」也)、「撥」和「踢」，三合一的動作。

當看到自己支持的那隊，將個波一腳蹳入對方龍門，那種興奮，非筆墨所能形容，背後，當然係自己落重注，有錢收啦！

香港馬會開盤做莊，一面設計多樣化的投注方式，鼓勵人們「聚賭」，一面卻宣傳賭錢害人，若不是假惺惺的敷衍社會，就是精神分裂。

抾 粵衡

將一條橡筋拉長至極限，繃緊得像快要斷裂的狀態時，我們稱之為「拉到好『抾』」。

「抾」，粵音「衡」，字意是「引急」也，即「拉到最極點盡頭」的意思。

「抾」，多用於形容線類物體，例如：小提琴的弦線「扯到好抾」；而現今世界的壓力問題，多未解決，所以，「扯到好抾」一詞，已引申為「神經線繃得很緊」、舉例說，一個人做事做得很積極，全情投入至忘我境界，甚或不眠不休的死撐下去，精神及體力完全透支的時候，這便是「扯到好抾」。

都市人壓力大，競爭不斷，當兩人互鬥，不論是言語激辯，或是形勢爭持至各不相讓之時，也是「扯到好抾」。

𣍐段 粵喎

好好地，一件事弄至一團糟，廣東話叫做「搞到好『喎』」。

這個「事敗無成」的「喎」音字正寫，據幾位研究廣東字的前輩皆指説是「𣍐」。

「𣍐」，是「卵壞散，孵不成鳥」的意思，我們常説「隻蛋𣍐咗」或「𣍐蛋」，便是此「𣍐」矣！但按《廣韻》注音，「𣍐」是唸「徒玩」切，國音讀若「斷」，與「喎」差很遠！

廣東人自創了一個「搞」字，用「手」加那個「戈」音的「咼」，以加強手搞動作，可惜，此「搞」字卻不通行，還不及「口」字部的「喎」字多人用。

中文字海裏，有一個正正讀「喎」音的「涡」字，解「泥着物」，即「物件被泥巴沾污」也，引申為「污染」和「弄髒」的意思。

「搞喎檔攤」或「喎咗」，應用哪一個字好呢？

橐 粵炮

雖然，社會變化急促，事物日新月異，但語言和文字的使用，仍舊保留着傳統用法，例如咱們廣東人指「一次過的」(交易)，為「一炮過」。

有人說，「一次過」叫做「一炮過」，是源於「大炮開火」般，每次發炮，都是「一次」、「一次」的打出去，因而得名。其實，「一次過」的「炮」音正字是「橐」。

「橐」，音「炮」，有三個解釋：一是「古代的重量單位，但又常因物件不同，令數目不固定，《通俗編》：「今則以銀十両為一橐，又薤十斤為一橐」。

二是「多」的意思。舊日廣州，那些跟茶樓，長年做生意的各行業老闆(如：茶、酒、肉、糧油)，到年底要拿出一些多賺的利錢分給茶樓伙記，那是叫「橐金」，現改名為「袍金」，再不是贈給有生意往來的公司伙記，而是分發給自己公司內的董事們，變成「董事袍金」。

三是「貨物作一次過交易」，謂之「一橐交」，現轉化為「一橐過」，並意味着「無下次」！

菂 粵的

本書前段，曾講過兩個「的」音之字，一個是「捉拿」的「罗」(罗佢返差館)，另一個是「提起」的「扚」(扚起心肝做人)，本文，我要說第三個「的」音字，是為「菂」。

查字典，「菂」，只解作「蓮子」；而因「菂」是一顆細小圓形物體，遂引申所有同類型細細粒的東西，皆叫做「菂」！例如，茶壺蓋頂凸出的那小圓粒，又或手錶旁那顆用作上鏈或調校時間的小制式，就是「一粒菂」。

字典又說，「菂」可寫為「的」。

由於「菂」，是件小東西，所以，廣東話形容「嬌小玲瓏的物件」為「菂式」(或「的式」)。

「菂式」的「式」音字，有人說是「式」，取其「微小」之意；另有人說是「息」，因其義「弱小」，查實，正寫是「薂」。

「薂」，與「菂」一樣，也是解作「蓮子」，「菂薂」兩字合詞，又叫「菂實」，亦作「蓮子」解。

現今人只知「的式」而不知「菂薂」，是因為都市人少接觸大自然了！

僊 粵先

請大家看看這個「僊」字，猜猜它是甚麼？

「僊」，是古字，也可算是「已廢掉的死字」，現只能間中在古籍舊書或廟宇祠堂裏碰見；近百年來，都無人用了！

有關「僊」字的解釋，《說文解字》：「長生僊去」。《莊子》：「千歲厭世，去而上僊。」看罷，還是不明白？

「僊」字，即是「仙」也，「老而不死曰『仙』」。

今人，棄「僊」留「仙」，由繁轉簡，全是人民作主，歷代君王從沒插手干涉。

語言文字，是民俗文化的產物，誰也管不得；只有無知的人，才去干擾和試圖控制，逆天而行。

早前，因訛傳聯合國將於二〇〇八年「廢除繁體字」，曾引起台灣和香港這兩處使用繁體字的地區人仕，大為震驚；其實，毋須擔心，也擔心不來；甚麼人民便有甚麼統治者，甚麼民族便有甚麼文化。

迮 粵責

由中文大學中文系幾位教授合著的《粵語詞彙趣談》內，有一條「笮年」，注「笮」音為「責」，解作「壓」、「砸」之意，如「『笮』爛個盒」，或「大石『笮』死蟹」，將一般只寫「大石『壓』死蟹」之乏味書面語，還原本意，重現語言文化精粹，饒有趣味。

「笮」，確是有「壓迫」、「壓榨」和「狹窄」的意思，今天，還與「窄」和「榨」字通；古時，未有「窄」、「榨」二字前，「屋迫路狹」之「窄」，和「壓出物體裏的汁液」之「榨」，就是用這個「笮」字。

「由上壓下」的「責」音字，是否只得這個「笮」呢？當然不會的吧！

「迮」，音「責」或「宅」，與「笮」同音近義，有「迫蹙」、「壓榨」和「狹窄」的意思，同時「迮」還有一個較明顯的詮釋，是「有重物從上壓下」。

教授們沒有在《粵》書內紀錄這個「迮」字，就由我在此補遺，加添文字研究精確性的趣味吧！

賵 粵趁

「慎言」乃中國名訓，轉為廣東話，即係「唔好亂嗡」。

若要說話沒差錯，首先，須得清楚明白自己講話內容的原意，例如，說「非禮」，那請問乜嘢叫做「非禮」呢？據台灣三民書店出版的《新辭典》解：「俗稱對婦女輕薄或強暴」。故當有人說「非禮之嘛！有乜咁嚴重喎」！那是呈現他的無知時候。

我們常說的「幫襯」，現今解作「光顧」，那大家又知不知「幫襯」為何叫做「幫襯」呢？

「襯」，音「趁」，有多個解釋，其中有「互相幫助」和「施捨」的意思；若要用字精確，應寫有「貝」字部的「賵」，因「貝」是「錢財」的象徵符號。

「賵」是「施贈財物」之意。以前商店收銀時，會向顧客說：「承蒙幫賵」，意即「多謝客人以錢相助」也！謙卑有禮之餘，也顯示文化修養，怎似得今人之亂嗡無為。

落 粵賴

「落」，這個字，相信無人不識吧！

通常，「落」字是讀「快樂」的「樂」音，多作「掉下」、「下降」和「衰敗」的意思，誰不知，「落」字又可唸為「賴」。

廣東話「佢賴低咗本書」的「賴」音正字，就是「落」。

你唔信呀？可看中華書局出版，由音韻巨擘黃錫凌先生編著，研究廣州話必備的重要文獻，那本《粵音韻彙》的「賴」音一段，便可找到「落」字是讀「賴」，並特意注解為「遺下」。

有人不信黃錫凌，偏找出一個「攂」字來，說有「遺棄」和「棄去」之意，而引申為「留下」，並引例說「留下錢包」是「攂咗個銀包喺度」；又說「瀨尿蝦」是「攂尿蝦」。

查實，「攂」是有「丟棄」，而無「遺留」之意。

「瀨尿」，應是「撒尿」，而非「攂尿」、又唔信？真係無話可說。

𣍐 粵除

凡物件發出異味，廣東話就稱之為「一陣𣍐」。

「𣍐」，讀作「除」音，解「香」也。

「香」，即「芬芳的氣味」，查字典：「香，與『臭』相對」。誰不知，「臭」除了是現今的普遍解釋「穢惡難聞的氣味」之外，它也是「氣味之總稱」或「香氣」的意思，例如《易經》有曰：「同心之言，其臭如蘭」。

基本上，「𣍐」是沒有「香」和「臭」之別，只是一陣無以名之的氣味而已！

舊時，廣州將「氣息」分為「𣍐香」或「𣍐臭」，即「香味」與「臭味」，今人少用舊語，一律稱為「一陣𣍐」；又不知何時起，凡「一陣𣍐」者，必指「帶有臭味的氣息」。

廣東話內有「男人𣍐」一詞，本是沒貶意的「男性體味」，但卻常被解作為「男人的體『臭』」，與此同時，「女人𣍐」則演繹為「女兒香」，好大分別啊！好有性別差異啊！

鍟 粵時

全中國境內，只有廣東(連香港)，稱「開鎖之器具」為「鎖匙」，其他地區則叫做「鑰匙」。

「鑰」，音「藥」，同時可解作「鎖」及「開鎖的用具」。

「匙」有兩音，當讀作「池」時，是「舀湯用的小勺子」，又叫「調羹」，即咱們廣東話的「匙羹」，或簡稱為「羹」；若讀作「時」音，便是開鎖的「鑰匙」。

現今，全世界都公認了「鎖匙」的「匙」是正寫，其實，正字是「鎖鍟」。

「鍟」，音「時」，是「開鎖的器具」，《正字通》：「鑰以閉戶，鍟以啟鑰……」並很清楚地講解「鍟」的用法：「鎖腹有須(「鎖須」是「鎖內的鍵門搏器」)，鍟入內鉤合其須，則鑰開。」

一早就講過，文化是約定俗成的，哪個文化勢力強，便會把弱的吞噬。香港回歸祖國後，坊間日常用語，愈來愈大陸化，這也算是「文化侵略」。

世上怎可能有五十年不變的事㗎！

睨 粵霎

有些女孩子、在人們面前匆匆一掠、會帶來驚艷感覺、但稍後、經細心看清楚、卻發覺她不怎麼漂亮時、廣東話便稱為「睨眼嬌」。

「睨」，音「霎」，是「眼睛很快速地一閉一開」的意思，古時與「眨眼」之「眨」[1]字通。

由於「睨」字與「霎」同音，而「霎」有「(時間)極短促」之意(例如「霎時間」)、並又可解作「(眼睛)閉上後又立刻睜開」、兩字同音同義、故坊間一直將「睨眼嬌」寫成「霎眼嬌」。

寫「霎眼嬌」，不算是錯，但「睨」才是正字。

基本上、當全世界都說「『霎』眼嬌」是對的時候、硬要堅持用「睨」字，反而會有扮嘢之嫌。

從使用「正字」間、可悟出人生道理：跟風隨俗的好呢？定係要堅守原則好呢？有限度的隻眼閉隻眼開好呢？或是要審時度勢才作決定呢？

不管閣下的取態如何，行動前，須分清對錯！

註[1]：眨，讀音「霎」，語音「斬」。

剭 粵鬥

廣東人稱木匠為「鬥木佬」。

「鬥木」、是指「木匠師傅細心的將木塊雕製成器具的過程」。

「鬥」與「鬬」通、兩字皆讀「雀竇」的「竇」音、是「對打」、「競爭」之意，也可解作「湊集」、「接合」，而「木石鑲嵌合縫之處」為「鬬榫」。

另有文字研究者找出個「斲」字(即上述「鬬」字內藏的那細字)，說是「鬥木」的正字。

「斲」，是「木工工具」，有「砍削」的意思，比「鬥」或「鬬」更接近「鬥木」意、可是「斲」的讀音是「琢」、雖成語有「斲木為舟」一詞，但它不是正寫。

「鬥木」的「鬥」音正字是「剭」，在早期的字書《爾雅》、已有紀錄：「木謂之剭。」意謂「將木材加工裁割」就叫做「剭」。

現今、指別人因過份仔細的做一件事而花掉時間、我們也笑說此乃「剭木」。

薰 粵噴

霍金訪港，帶來多個訊息，其中一個，是告訴大家、追求學問必須尋根究柢、要對既有事物的定論作出懷疑及探求，這樣，才能找出真相。

今天、當我們嗅到香氣撲鼻時、便稱之為「香噴噴」。查字典，「噴」字，是「急遽湧射而出」的意思，看來、就是「香氣急湧四溢」吧！但、「噴」字所射出的、是「水」，而非「氣體」；又或，可能是引申的借用字？嗆！「噴鼻」一詞、是「香氣入鼻」的意思、所以「香噴噴」應沒錯吧！

誰不知，「香噴噴」的原意，並非「香氣噴入鼻」，而是「草味」；那個「噴」音字的正寫是「薰」、解作「雜草的香氣」。「香薰薰」就是「草木清香之味」、現泛指一切香氣、尤其是「飯味」。

對身邊事物、多加觀察和反思、可增進知識及智慧、雖未必可以發達富貴、但至少能夠加添生活樂趣。

臌 粵珠

弟弟有個寶貝女，快一歲了！這個我家的掌上明珠，討盡全屋人歡心，除了是可愛甜美的笑容外，就是我最愛摵佢的「面珠登」。

小孩子面頰的兩大胖肉，我們稱為「面珠登」。

「面珠」的「珠」，正字是「臌」，從「肉」字，《廣韻》注「渠希」切、近音「基」、用國語讀「基」、有若粵語的「之」。「之」、變聲為「珠」、是近音之轉。

「臌」，是「面頰肉」。

「面臌登」的「登」，正字是「腾」，粵音「騰」，是「肥」的意思、我在第43頁解說過這個字、此不贅述。

「騰」音的「腾」，變為「登」，又是一音之變也。

「面臌腾」、那「面頰上的小肥肉」、是小寶寶擊倒大人的最犀利武器。

吻 粵甩

廣東甜糕點，有一款叫「糖不甩」，即表皮蘸滿一些沙糖和花生碎的甜湯丸。

「甩色」，是一些東西本來的顏色剝落或脱色。

「撇甩」，廣東方言之一，本是「丟棄」、「放棄」之意，現多解作為「擺脱被人追蹤」的景況。

上述三詞的「甩」字，都是借用字。

「甩」，原意是「揮動」、「擺動」，如「甩手操」；也可解作「扔」，即「拋一拋」的意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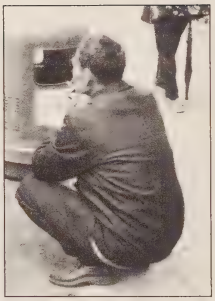
上述三詞的「甩」音正字，是「吻」。

「吻」，《廣韻》注音「文弗」切，讀若「甩」，是「離開」、「分隔得很遠」和「斷開」之意。

糖沾着花生碎而不離者，便是「糖不吻」；「顏色失褪」，是「吻色」；將物件扔掉，叫做「撇吻」，現引申為男女朋友分手，亦稱之為「吻拖」。

一個人擺脱困擾，廣東話謂之「吻身」，近年最佳例子，就是脱離負資產行列之人的心情。

踮 粵痞



多番強調，研究任何方言，必須在其研究區內作長久居留，若單憑舊有資料，只會錯漏百出，兼鬧笑話。

有一位大陸學者寫「論粵方言詞本字考」時，誤抄香港報章副刊的一篇雜文，該文的作者是位外省老人，他從聲韻着手，將我們「曲腿蹲下」的「踮」，說是與「貓」字同韻，並取貓兒坐姿的形態，屈膝踞坐，說為正好是人類的「踮樣」，更一口咬定「踮」是來自「貓」字的變異。

寫雜文的「老兄」，也並非單獨想當然創作出來的，於一九九三年，由大陸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，楊子靜作的《粵語鈎沉》，也持上述的觀點，說「踮墩」(現多寫為「踮蹾」)，是從「貓蹲」演變出來的，並說「貓蹲」也可作「貓冬」，並引《上海文藝叢刊》為例！

我所知的，「踮」是香港的自創字，七、八十年代起面世，是誰作的，還在追查，但肯定，不是「貓」。

蹲 粵蹾

在報章專欄內，談個「踮」字，立即收到多位讀者電郵回應，有個問為何「踮蹾」等於失業？另有位Andrew說聽聞「貓冬」為東北語，指以前東北人在冬天時凍得不能工作，一個月才洗澡一次，只能在家「貓冬」(踮過冬)！聽上來，似乎「貓冬」就是「貓蹾」！這裏，「蹾」唸「燈」音，而「冬」與「燈」音韻相近呢！

「踮蹾」，現坊間最常見的解釋，是以前苦力們每天呆坐(其實是踮)在停泊躉船的碼頭石躉上，等候僱主招聘，若全日沒人請的話，便踮在躉上整天，遂「踮躉」喻作「失業」。

另有人考據的說「踮躉」的「躉」，正字是「蹲」，本音「等」，與「蹲」字同，在《紅樓夢》內，早有出現，解作「兩腳彎曲像坐而臀部不着地」，即與「踮」同義。

「踮蹲」，是「蹲着不能動彈，有滯留呆着」之意，引申為「失業」或「待業」的代名詞。

冚 粵杭

香港俗語裏，有很多倒樁句，例如：「飲飽食醉」。正常來說，理應是「飲醉食飽」！但有人解說若「飲都飽，食都醉」，即更甚也！另有一語「朝行晚拆」，意即「白天『行牀』而睡，晚上『拆牀』放置好」；除非此人是夜班看更，否則，好應「朝拆晚行」吧！

從言語，可認識歷史。五、六十年代時期，大批內地人偷渡來港，寄居親友家中；當時，香港經濟不佳，居住環境狹窄，很多人購備一種便於收放的帆布牀，在晚上，架於走廊或天台上度宿，甚至曾有帆布牀出租，可見當時的清貧境況。

「朝行晚拆」的「行」字，音作「杭」，解「鋪牀」也！老廣州話又叫做「陣牀」。

此外，有人說「行牀」，是源自「冚牀」。「冚」，又是讀「杭」，「冚牀」者，即「坐牀」也，本意是「睡在牀上」，並沒有「張搭鋪牀」的含義，應不是正寫吧！

「朝行晚拆」說了一輩子，大家明白便算了！這就是文化。

譊 粵鬧

廣東話稱兩人對罵，謂之「鬧交」。

另外，譴責、訓斥、詈罵他人，又叫做「鬧人」。

有專門研究廣東話的學者，認為上述「爭罵」的「鬧」，原字是「怒」，因它有「憤怒不滿」之意，可引申為「譴責」也。

我認為這個「鬧」之正字，是「譊」。

「譊」，讀音正好是「鬧」，本意是「喧呼」，詞語有「譊譊」，是「喧嚷爭辯」之聲。

「鬧」，也有「喧鬧」、「生事」之意，但始終未及「譊」字之貼切。

「鬧交」之「交」，本來就是「打架」、「吵架」的「架」字之轉音。「譊架」，可說是言語上之爭辯，有若互毆打起上來。

今天，若堅持寫「譊架」來代替「鬧交」，相信，全世界也找不到一個明解此詞原意之人！唔俾人「鬧」，就有鬼矣！

鬀 粵替

「剃」，音「替」，用「弟」字，加「刀」字旁，形音意會成字，意思是「用刀刮去毛髮」，《玉篇》解：「除髮也。」

「鬀」，音「替」，本是剃小兒毛髮，後引申為「凡去毛髮鬚鬢者」，皆叫「鬀」。《說文解字》注此字：「鬀髮也。大人曰髡；小人曰鬀；盡及身毛曰鬄。」即是說，大人剃毛髮者叫「髡」；小童叫「鬀」；剃盡全身毛髮的話，則稱之為「鬄」。

「鬀」，是「垂髮」之「髟」，加「弟」之「鬀」字，亦是形音會意組成的字。

有說「剃」是「鬀」之俗寫，「鬀」才是「剃」之正字。

文字，是隨時代轉變，有新的造型字誕生，新舊有別，各有長短，難分好壞。

剃人頭者，被人鬀之；剃誰的眼眉也不好！

紮 粵挑

當今製衣業，全是機器自動化操作，很少人一針一線地縫製衣裳的了！

以前，婦人做衫，將兩布聯為一起的方法有二：一叫做縫，二叫做「挑」。

「縫」，就是精巧，落針密度很濃，即針與針之間距離很窄、而且、布匹底面兩邊都有明顯針線痕迹的，兩布聯在一起時，很堅固，不易撕破！

「挑」，是個注音字，正字是「紮」。

「紮」，粗縫也，例如「紮褲腳」，兩針之距離很疏，還有，針線不會直穿到底面，故有一邊可能不見縫製之痕迹的；兩布聯成後，也是很容易拆開的！

俗語說「挑通眼眉」的「挑」，應是「紮」，不過，現今，「挑」字已約定俗成代替了「紮」，連字典也有「挑花」（刺繡）一詞，我們何必還要「挑剔」「挑戰」人家呢！

膿血 粵龍

做人懂得變通，算不算是無立場呢？

現今時局，誰也說不清！

研究文字，也在歷史巨輪下掙扎，眼見不少錯字、白字、俗寫，應如何看待呢？

可是，寫個正字出來，又有誰懂呢？只給幾隻手指數埋的專家看？

文字是表意的工具，讓大家理解便是，例如：「膿」字。

嘩！玩邊科呀！個字咁鬼深。究竟有無這個字㗎？

「膿」，音「龍」，是腫血，即發炎所形成的黃白色汁液之「膿」。「膿」是俗寫。

現今，所有字典只有「膿」而棄「膿」，這個「膿」字，還有保存的價值嗎？

有空不妨想想吧！

趁 粵近音「氹」

「氹氹轉，菊花園，炒米餅，糯米糰。」這是廣東童謠，是為小童手牽手，圍成一個圓形旋走不止的唱玩。

「氹氹轉」者，即「順着圓形位置不停轉動」也。

「氹氹轉」的「氹氹」，可能是一個疊字詞，如「趁趁」，又可能是兩字組成詞語，如「趁趁」。

「趁」，「倉含」切，近音「林」，是「驅走」之貌。

「趁」，「徒含」切，近音「談」，是「走」的意思；「趁」字少有單獨使用，多以「趁趁」一詞出現，解作「相隨驅逐」之貌，即「跟隨前面走着的大隊而行」也。

兒童集多人圍圈，並隨着前面的人繞圈而走的遊戲，叫做「趁趁轉」！

成人世界裏，忙得「酡酡擰」或「繞圈子」者，一樣是叫做「趁趁轉」！

苴 粵近音「炸」

廣東人稱一些「劣質的東西」，為「渣嘢」。

這裏的「渣」，不一定是指「東西」，也可以形容「人」或「事」，例如：「呢套戲好渣、導演渣（其手法）、演員渣（演技），所以票房都好渣（收入）。」

一般人寫「渣」，是因為它是「渣滓」之「渣」，取「其物體經過提煉或使用後的殘餘部份」，也即「再沒有價值」之剩餘物質。

「渣」，音「揸」，並非「劣質」、「水準差」的那位正字，其正寫是「苴」。

「苴」，可讀「追」或「嘴」音，解作「結子的大麻」或「水中所浮的枯草」之外，當它唸作近音「炸」時，就是「土苴」，即「糞草」、「糟粕」也，比喻為「微賤的東西」、有不值錢之含義外，還是質料粗劣、不夠水準的東西。

現今人將「苴嘢」寫為「渣嘢」，不算是他們的錯，只是社會俗文化教育「太苴」之故而已！

崽 粵宰

對研究廣東字很為重要的兩本縣志，《東莞縣志》及《番禺縣續志》內，不約而同，皆指「小童」的「細蚊仔」，正寫為「細氓崽」。

《說文解字》：「氓，民眾也。」後因有原指「無業游民」的「流氓」一詞出現，令人一見「氓」字，便聯想到「不務正業」的「歹徒」去。

「細」，幼小也；「細氓」，是「小民眾」即「兒童」的意思。

「崽」，本音「宰」，「兒子」也，《爐邊閑話》：「牛耕田，馬吃穀，爺做工，崽享福。」便是這個「崽」。

古籍之「仔」字，是「克」也，即「勝」也，或解作「擔任」之意，並無「小孩」或「兒子」之義。近今才將「仔」衍化為「小孩」的代名詞。

小時，聽鄉下人叫小孩子做「細問宰」的時候，還以為他們鄉音未改，想不到，是我們不認識傳統中國文化。

頇 粵枕

今人，將「頭之後」寫作為「枕」，廣東人更稱之為「後尾枕」。

原來，頭後之「枕」，正字是「頇」。

未講這個「頇」字之前，先談談「頇」之部首，那個「頁」字，音「葉」，解作書本的「一面」，或「一張紙」為「一頁」；除此之外，「頁」原是「人頭」的意思，故不少與「頭部」有關的中國字，皆以「頁」為部首，例如「額頭」、「顱頭」……等等。

講回「頇」字，《廣韻》注：「頇，頭骨後」。《說文》：「頇，項枕也」。清朝段玉裁，引用沈彤《釋骨》：「顛之後，橫起者曰頭橫骨，即枕骨；其兩旁尤起者，曰玉枕骨，單呼曰頇」。

不知何故，被「鬼」拍一拍後尾頇，會將事實一一和盤托出？

庂 粵粒

兩頰嘴角旁的微渦，我們稱之為「酒凹」，書面語寫的是「靨輔」、或單字「靨」(近音「葉」)。梨渦淺笑時，叫「笑靨」，當然，也稱之為「酒靨」。

中國字海內，有「庂」這個字，讀作「粒」音，也可解作「用手指按壓」及「低下」的意思，故此，廣東文字專家詹憲慈先生，指「酒凹」，正字是「酒庂」。

另一位廣東字權威孔仲南先生，則認為是「酒凹」，並紀錄當時有言：「人有腮過，必能飲酒，故曰酒凹」。

而詹先生並說：「銅錫器受碰撞而成凹形者，廣州謂之庂」。可是，孔先生卻說：「凡物跌，生凹者，謂之埕」。

「庂」，音「粒」；「埕」，近音「揨」(即電樓梯之「軠」音)。

「庂」與「埕」，皆是「低下」之意。究竟，我個煞(煲)撞凹了，是「撞庂」？還是「撞埕」呢？救命呀！

嚼

粵近音「答」

放一小食入口，不即時吞食，反而慢慢用舌頭品嘗其箇中真味者，廣東話叫此做「嚼」。

「嚼」？

對！係「嚼」，本讀若「眨」入聲，近音「答」，現有人唸作「adapt」的尾聲「dapt」音，並寫為「嗒」，如「嗒落有味」！

「嗒」，是錯字，它只是「忘懷的樣子」，又是馬蹄的象聲詞，如「嗒嗒」，而且，它的讀音，是「塔」。

「嚼」，「子答」切，是「含而未吞」的意思；「嚼真味道」，便是這個「嚼」也。

幾個麻甩佬，在茶餐廳內，看着一個美麗女子經過，便色迷迷的打量一番後，情不自禁地說：「噢！嚼得杯落啊！」這是讚美？或是性騷擾呢？

溷 粵混

文字和語言，是有生命的。

凡有生命的東西，必有生有死，故此，當有死文字、死語言消失時，便有新詞彙的出現，以作補充和更新。

現今，形容「胡作妄為」的，是叫做「胡混」。

「胡」，有「任意亂來」之情；「混」，是「胡塗」、「胡亂」和「搗鬧」的意思。

「胡混」一詞，常見於明清小說裏，無甚不妥。

「胡混」的「混」字，在明清以前，原字是「溷」。

「溷」，音「混」，是「憂慮」、「擾亂」和「雜亂」之意。

古時舊書，常見「胡溷」一詞，現不復還。從文字新舊交替間，令人知道不受大眾賞識的，會自動消失，毋須政府刻意地指定哪個是規範字，哪個應刪減筆劃。

五千年的中國文化，是浮是沉，要看這個民族的修為了！

凝 粵鯨

「凝」，大家都知其讀音是「形」，多作「凝固」之意。

「凝」，解為「液體遇冷而成固體」外，也是「集中」，如「凝神」、「凝視」或「凝望」解。

另外，「凝」字，又是「形成」、「鞏固」及「安定」的意思，故有詞語為「凝聚」、「凝重」、「凝脂」。

舉了不少「凝」字之詞組，有何用意呢？

原來，「凝」，在廣東話發音，可唸作「鯨」音，如「眼凝凝」或「碟油凝咗！」

「眼凝凝」，就是指一個人「目光呆滯」、「定神不動」，如「凝神」、「凝視」和「凝望」。

「碟油凝咗」，就是「凝脂」凝固了！

因「凝」(「鯨」音)，有「擺放不動」之意，所以，水份因不動而漸涸，廣東話稱之為「凝乾」，後引申為「濕衣物高掛而乾」者，亦叫「凝乾」。

齒 粵 昅

廣東俗語，有一條是：「開口齒着脷」，意指一個人的講話，每每都不是好東西、惹上禍，兼得罪人。

中國語文的「意會法」，可從此詞中領略、「開着口」又怎可「齒着脷」呢？

「齒」，近音「及」，較接近的讀法為「昅」，本是「吃」的意思，現為「上下牙齒咬合」的狀態。

「脷」，本無此字，卻因「舌頭」的「舌」字，與「虧本」之「蝕」同音，遂改用「大吉大利」的「利」字，再加「肉」字部首，將之合併成為「器官」字。

由「舌」(蝕)變「脷」(利)，是中文忌諱語變化的一個典型例子、是迷信？或是心虛呢？總之、是中國人的民族性格做出來的產物。

張開口也咬到舌頭的人，多有麻煩矣！而「開口」，即喻「講說話」也。

丂 粵谷

一個人生氣時，廣東話叫做為「激氣」。

本來是「激氣」的，但不知甚麼時候又變為「谷氣」，而「谷氣」者，似是指一個人滿肚鬱氣怨氣而未能舒出，「谷」在肚裏，頂在心頭。

查實，「谷氣」之「谷」，是個借音字，本來是「古氣」，例如「古埋泡腮」、「古氣袋」……

吓！不是嘛！「谷」與「古」的發音，有天淵之別喎！

這個「古」字，也是一個別字，正寫是「丂」。

「丂」，本是「氣欲舒出」之意，即有「氣舒不出」之含意。

凡被人氣得不能作聲音，就是「丂氣」，或被激到「丂丂聲」也。

肚餓時，腹內有如擂鼓作鳴時，也是「丂丂聲」。

「丂」，音「古」，國音的「古」和「谷」同音，才帶出誤會來。

沮 粵煮

廣東諺語裏有一說：「煮重佢米」，這語有兩意，一好一壞。

好意的，是宴客入廚時，特別加料(多添米糧)，以示好客善待也。惡意的，是背後說壞話、並加鹽加醋，份量充足的「煮死佢」也。

烹調時的「煮米」，是「煮」；而說長話短的「煮米」之「煮」，正字是「沮」。

「沮」，常讀「嘴」音，是「阻止」、「敗壞」和「頹喪」的意思。當用作「以言阻人」時，便要唸為「煮」。

何謂「以言阻人」呢？先看「阻」字的解釋，是「險要」、「阻礙」、「攔擋」、「疑惑」和「離別」的意思，若用說話去達到上述目的，便是「沮」也！詞語有：「沮短」(說壞話，揭短處)及「沮誹」(詆毀、誹謗)。

因「沮」與「煮」同音，遂借「煮重米」作「加大力度」的講是講非。

舵 粵近音「泰」

近年，最常聽見的政治詞語，是為「轉軚」。

「轉軚」、原是「駕駛時改變方向」之意、現引申為「改變立場」！

「軚」是個錯字，正寫是「太」字沒有一點的「軟」。

「軟」，讀「弟」或「大」，而非近音「泰」，本是「車輪的冒蓋」，即現今之「link帽」；它又可解為「車輪」、即「車轆」。

文首所講的「轉軚」的「軚」，應是控制車輪方向之「舵盤」、而非「車轆」，所以，不論「軚」或「軟」，都不對！

「舵」，一般只讀作「駝」，如「舵手」，卻忽略了它另一音為「泰」(近音)，如「舵盤」。

轉舵盤，才是真正的改變方向。

最後一提，現今人多寫「車轆」為「車軚」、其實，這又是錯的，正寫應是「胎」、從英文「tyre」音譯過來，是「車胎」。

頦 粵掘

「掃把」。當看到「掃把」兩字，你會聯想到甚麼呢？「掃把頭」？我第一時間，諗起「掘頭掃把」。

坊間寫「掘頭掃把」的「掘」字，是錯的，正字是「頦」。

「頦」、音「掘」、可寫為「頦」、是「禿」的意思。

「禿」、本是「沒有頭髮」、故此、光禿禿的爛頭掃把，就是「頦頭掃把」矣！

以前的毛筆，用舊了，毛甩掉，便是「支筆頦晒」！現今、任何種類的筆、寫到筆頭磨損、也說為「頦」、尤其是「鉛筆」。

「頦」，有盡頭之含義，所以，巷尾深處，就叫做「頦頭巷」。

「頦頭掃把」不一定是掃把頭頂光禿無嘢、而頂部變型、再不是掃把頭時、就只係一件廢物，掉出街都唔會有人要、但惡女人卻最愛舉起頦頭掃把、喊打人。

丼 粵 掾

中國造字方法，主要是按形、音、義的原理產成；漢代時，已有學者將之歸納出六種造字條例，名為「六書」。後來，不同時期，新生的學者對「六書」有不同的解讀。

「丼」，這個字很有趣，看上來，似是個象形字，因它顯示着一小石掉進一個井裏，但，它卻是個擬音字：因投物井中，所發出之聲。

「丼」，「都感」切，近「掾骨」的「掾」音，《集韻 • 感韻》注為「物投井中之聲」也。

同時，中文字海裏，也有一個象聲字，「潼」解作東西掉到水裏發出的響聲，讀「覩動」切，近音「董」。

究竟，有物跌落水中，是「丼」一聲，或是「潼」一聲呢？由你做主！

苪 粵遠

老同學從美國返港一遊，係要到廣東酒樓食粵菜，一嚐家鄉風味，叫了一碟「菜蘧炒牛肉」。

當大家食得興高采烈時，有人問，究竟「菜蘧」是乜東西？

有說，「菜蘧」的「蘧」是個錯字，正寫是「輭」，因其菜輭熟也！

對！「蘧」是個別字，它本是「姓氏」或「藥草名」而已！但，「輭」字也是錯字，正寫是「苪」。

「苪」，讀若「潤」上聲，現唸作「遠」，是初生的草，木或花。「菜苪」，即幼嫩的「菜芽」。

香港流行俗語，愛呼「女孩子」為「菜」，是源自廣州低下層社會口頭禪，意指「嫩口」，有若「菜苪」也！

現今，在酒樓點叫的「菜苪」，不一定是「幼嫩的菜芽」，極其量是較優質的「菜芯」，因大家都唔知乜嘢係「菜苪」。

由 粵佛

相信，很多人都想知道，為何將一件事弄出禍端，會叫做「搞出一個大頭佛」。

「佛」，是「純潔超凡的靈性覺悟者」，平日難得一見，若做事可令祂現身的話，應值得高興才對！那幹啥「搞出一個大頭佛」，是件糟糕壞事呢？

不講不知，這諺語的「大頭佛」，並非我們看南派舞獅子時，那闊袍大袖，手揮葵扇，在獅頭前逗玩的「大頭佛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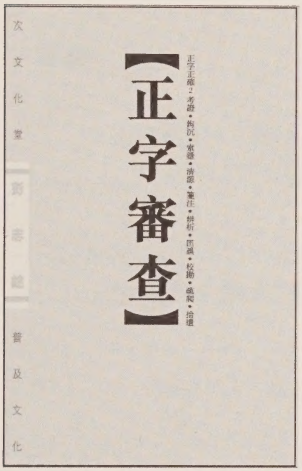
原來，搞出事的「大頭佛」之「佛」，不是「仙佛」的「佛」，正字是「由」。

「由」，音「佛」，是「鬼的頭部」；「大頭由」，即「好大隻鬼頭」，喻「無身飛頭鬼」吧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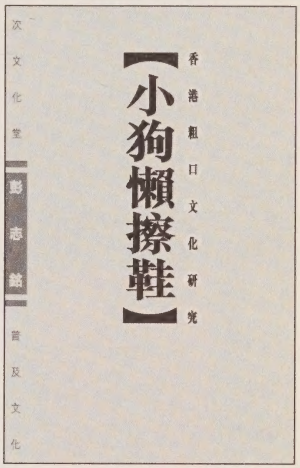
做一件事，好搞唔搞，搞出一隻「鬼」來，還是一隻大頭的鬼，唔頭都大晒就有鬼了！

補購

彭志銘香港語言研究



《正字審查》



《小狗懶擦鞋》

解讀香港本土文化

補購表格（愛護書本，請用影印）

本人現購買　□《正字審查》　___ 本（每本港幣 44 元）（連郵費）
　　□《小狗懶擦鞋》　___ 本（每本港幣 44 元）（連郵費）

姓名：_____

地址：（只接受本港地區）_____

_____

請連同劃線支票
寄香港九龍旺角彌敦道 612 號好望角大廈 1009 室　**次文化堂**　訂購部收
支票抬頭：**次文化有限公司**

次文化堂

讀者服務卡

✙ 謝謝您購買次文化堂的書，請您詳細填寫本卡各欄寄回給我們，以便我們有為您服務的機會。

您購買的書名：正字正確

購買地點：..... **區**..... **書店**

您習慣以何種方式購書？

□①逛書店 □②郵購 □③電話訂購 □④傳真訂購

□⑤團體訂購 □⑥銷售人員推薦 □⑦其他_____

您從哪裏得知本書消息？

□①逛書店 □②報紙廣告 □③親友介紹 □④圖書館

□⑤廣播節目 □⑥書刊 □⑦書評推薦 □⑧其他_____

姓名：_____ **年齡：**_____

性別：□ 男 □ 女 **婚姻：**□ 已婚 □ 單身

地址：_____

職業：_____

教育程度：□①小學 □②中學 □③大專或以上

您對本書的意見：_____

_____

_____

_____

_____

_____

_____ **（可另紙書寫）*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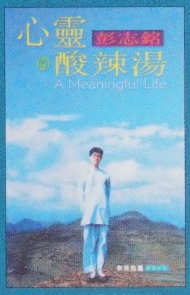
地址：九龍彌敦道 612 號好望角大廈 1009 室

次文化堂編輯室收

＊凡來信者，可獲本社禮品答謝（請附回郵信封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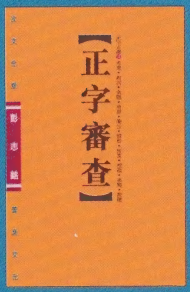
＊請勿撕毀此書，煩用影印本寄來。

彭志銘作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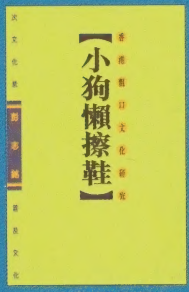


《心靈酸辣湯》

《窮孩兒》



《正字審查》



《小狗懶擦鞋》

這本書，是我的珍藏

藏書人：

收藏日期：

怎樣民族有怎樣文化

「一炮過」是甚麼？
「二打六」算老幾？
「扒手」點解會叫做「三隻手」？
「四圍捐」的「捐」字點寫？
「捂」，點讀？
「滾水淥腳」錯邊兩隻字？
「汔」，有無呢個字？
「兜巴星」三個字，無個啱？
「宂」，不是九？是鬼？

語言記錄了民族文化

次文化
普及文化
時代見証

SCB 432 $50
ISBN : 962-992-136-7
Printed in Hong Kong

ISBN 962992136-7
50
9 789629 921361